彙纂功過格

吳建勳敬題

彙纂功過格第五卷

色慾　修身之五

總論　色慾首戒汚人次戒不謹於房室而其最上丹頭則在于清淨念慮蓋嘗有從未汚人并無房室而色慾之過惡已積而不可勝計者則惟其念慮之不除也修持者盍深謹焉○江舟次日諸惡業中惟色易犯敗德取禍亦莫過此嘗卽萬惡淫爲首思之世間惡業無窮何至以淫爲最蓋淫念一生諸念皆生邪緣未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慾情顚倒生貪着心羨人之有生妬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廉恥盡喪倫理俱虧種種惡業從此而起種種善願從此而消故曰萬惡淫爲首夫一動淫心未必實有其事已積惡造罪如此况顯蹈

明行罔知顧忌者耶世有忠厚善人而身後不昌才人文士而終年潦倒者其病皆由于此今欲斷除此病當自起念時截斷病根大抵人之一心平時能持則當境自定從未有平時搖搖當境能不染者也今人于色界中未見則先思見既見則欲貪見枝牽蔓引必欲陷入火坑而後快彼云人禍不及我謂天刑難逃矣○嘗疑陰間于强横之人或寬其罪而獨于貪色之人倍嚴其罰今乃知其非無故也葢以强横而出者必以强横而入王法加之鄉里怨之冥司可不必用其苛責矣至色慾一條其因姦致殺者世間無幾暗室之中幽隱之地人誰得見法所施常有隱犯此過而仍負善人之名是則天廷所極怒者也故凡鬼神往來惟務嚴察此事且不特察其事而并以察其心以爲

淫念多。則善念必少。淫念少。則善念自多。是以淫念全消者。五福中獲其三福。曰壽。曰康寧。曰考終命。淫念常起者。雖無實跡。而就其念之惡。則必有疾病之困。凶短折之殃。臨死之日。展轉床第。欲死不得。求生不能。佛家所謂受諸痛苦也。則六極中亦獲其三極。倘少有實跡。則命該富貴者。或註貧賤矣。數應平安者。倏來禍變矣。分當有子者。罰令無嗣矣。願望貴子賢子者。偏生不才子矣。若實跡屢見。則報其一世而不足。又有地獄報。來世報。妻女淫佚報。子孫困窮報。古人有曰。褻我祖父血脈亂人骨肉宗祧。又曰。殺人者殺其一身。婬人者殺其三世。蓋不特破人之節。使其父母翁姑夫妻子女。一或聞知。恥懸眉頰之間。痛纏心骨之內。過惡之重。莫甚于斯。宜其降罰之重。亦莫甚于斯。人恒

不察。未知其人平日何似。其祖若父生前何似。見貧賤者。則以為命也。見困窮者。又以為命也。甚而曰。彼善人也。而何以不獲報。抑知。鬼神。所以儆勸之苦。心。固自。有。在。乎。即如陸仲錫瀆神一事。究言之。特虛願耳。何嘗有實跡乎。乃邱師即受抽腸極刑。仲錫滅盡狀元祿籍。甚矣鬼神之重此事也。世人但念萬惡淫為首之語。亦可以惕然而思悚然而懼矣。嗟乎。昧焉罔察。猶曰無知。縱情無忌。安逃天譴。其亟以功過格為皈依。是所深望于同志諸君子也。○語云。賭近盜。姦近殺。譬如姦人妻者。必反惡其夫。姦人女者。必反惡其父母。以及娼優花柳。必惡其同行儕偶。行姦賣俏之人。惡之不已。則思所以傷之害之。絕之殺之。而後快于心。至于其夫其父母。其同行儕偶之所以視我者。亦當如是

于是人之殺我與我之殺人禍機皆伏于此故淫者天下第一殺機也○古來三教之書每多同異而獨於戒淫之語說罪過說寃愆說果報不謀而同如出一轍可知此事萬不可輕犯而實萬萬難以自持英雄豪傑他事儘有執持而獨于此事失足者比比皆是乃知其難也惟能于難處有慧力有定力有忍力方可以入聖賢之途如何謂之慧力美色當前乍見心動試思今日之明眸皓齒二十年後雞皮鶴髮甚不堪相對也再思百年之後皮囊臭腐甚不堪嚮邇也再思今日之淫行即明日之死徵人至于死而雄心灰矣至于青樓紅粉其靚妝濃抹當場獻伎之時能令人瞥見神驚試思其未經梳洗之時未施粉黛之際本來面目不見不聞之地尤有不堪回想者此惟慧者意想能

及之不慧者不能及也如何謂之定力平日操持嚴切念起即除我心旣定自然遇物不移如何謂之忍力語錄有云譬如慾心旣萌猛不可遏試揭其帷則吾母在焉吾女在焉如是則可以忍乎譬如淫人妻女者試想人之淫我妻女我將何以自解如是則可以忍乎再若心有所動意有所觸試念苟合之時感應篇所謂司過之神在我旁也三台北斗在我頭上也三尸在腹竈神在戶日月三光在天記錄者有之瞋視者有之竊聽者有之含怒者有之照臨者有之如是則可以忍乎大抵慾心之生生于喜生于樂生于安閒生于富足生于肥甘慾心之阻阻于憂阻于懼阻于勤勞阻于窮困阻于淡泊功過格望人時刻勤務本業時刻注存積善意若曰定力旣至慧力忍力皆可不用矣

豈獨色爲然哉。推之財與氣。亦無不然也。此功過格所以不可不受持也。○昔人有以戒邪淫单式刊布者。謂每領一单。分勸十人。使自書名簽押。誓告神前期各嚴持此戒。不幸有犯此者。愧悔一萌。已足消彌天之大過。幸而未犯此者。從今堅制。不致恨白璧之微瑕。彼此相規。始終不易。我輩甚宜依此遵行。誠心發願。勸化十人同心。定于二月初三日。或五月十三日。訂集同社。虔備香燭。作疏一通。謹列鄉貫年庚。各自書名簽押。焚告文昌帝君。伏魔大帝前。嗣後動念發言。務期戰兢惕厲。不敢少涉邪淫。更轉相廣勸。俾世人永斷孽根。咸歸正路。此不費錢財之第一功也。

一功 路遇美婦人。不留盼。

附錄 昌起宗自叙曰。予於萬歷丙午列子衿。時年十七。讀

書稍暇。并誦太上感應篇輒有孳孳意。戊午。登鄉薦。年二十九矣。是科臨場。以病幾殆。比入闈。及午。四肢欲脫。昏昏如夢中。夜燃燭。目不見卷格。竟不知何處下筆。天明出闈。洸臥竟日。且寻無論大小試。所作雖經歲不忘。此番不記一字矣。榜發後。例赴督學察院親供。見墨卷。則字字端楷如平時。不是憒夫筆。吁。信有神助哉。己未。下第歸。始發願增註感應篇。博引旁收。心目手口。無不竭盡。每註完一段付梓。其原稿。則焚之。家神前。因念好色損德尤甚。文人故犯者多。故于見他色美一條下。備列報應。以爲觸目寒心之一助。當日佐寻繕寫。則余兒之塾師南昌羅君名憲嶽。辛酉。羅君歸而入泮矣。相別八年。正月初二日。羅君夜夢見道粧如仙流者三人。一老翁。二少年。老翁蒼顏黃服。二少年披紫衣左右侍。老者出一册左顧曰。

爾讀來。左立者朗誦良久。羅君竊聽之。愕然曰。此冐孝廉增註感應篇內。見他色美二句之全註也。讀既畢。老者曰。該中。旋顧右立者曰。爾詠一詩。即詠曰。貪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一到滿城紅。詠畢。老者笑而去。羅君醒而作書。詳述夢中詩。遍訪鄉人之商如皋者。緘寄予兒曰。尊公捷南宮無疑矣。但榜花二字難解。當是誤聽耳。其餘一字不差也。書以二月初九日至。比放榜而余果得第。八月十三日。予以使閩歸省。襄兒出羅先生書。因論之曰。觀此。則色之一關。可不慎哉。十月既望。過舊友陳宗九齋頭。偶抽一類書閱之。開卷即見榜花二字。註云。唐太宗以來。禮部放榜。姓氏稀僻者號榜花。而余姓實應之。其戊午闈中神助。亦以不亂之故。

◎人家婦女可窺不窺。叅明

人惟不自持于幽隱。則過之集。有不自禁者。如人家婦女。不問美醜。苟在間壁。必竊窺之以為幸。未有乘便而不欲窺者也。是未必有淫惡之念。而喜窺之情。不期而然。蓋盡人不能免者矣。欲免此病。其必力持主敬慎獨之功乎。

◎聞人說穢事。惕然謹避【發明】蔣善曰。邪褻之語。最易炫惑人心。言者不知其非。聽者方以為快。其實是自生煩惱。增益罪障。故起心固所不可。至于言之聽之。甚宜戒謹。

十功　優人妓女。及僕婦家婢。習熟易染。當幽隱相對。不以可染而染。【徵事】曹鼐以歲貢。改授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于驛亭。甚美。意欲就公。公

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禺不可四字焚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母家領回後廷對忽風飄一紙墜硯前有曹禺不可四字于是文思沛然狀元及第

○羅城使程元賓攻遂甯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殊色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手自封鎖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節鉞元賓曰節鉞非所敢望但得死時無病足矣公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從容談笑別親友而卒諸子皆爲顯官累世簪纓不絕二公皆不以可染而染者也但二公之所全者大此條之所指者小當其寂無人跡情態依依我雖持正而彼或挑逗微形誰能無動情者註感應篇者曰一時之慾念易消畢世之功名性命爲甚重佩此二語則能于可染而不染矣或疑優人妓女關係猶淺則吾當轉一語曰終身

之不貳色戒不忍輕踰其閑此日之積德累功不忍棄功就過凡受持功過格者斷不可一時縱情自生悔恨也。

三十功　無所抑制以仁厚存心不忍置妾。

【增注】謂其事可就而轉念忍止之者若平時則于存心處逐事逐時記功不在此例

【附錄】昔司馬温公未有子夫人為置一妾乘間送入書房公畧不顧妾欲試之取一帙問曰此是何書公莊色拱手對曰此是尚書妾乃逡巡而退昔賢立品不苟如此按白文特舉仁厚存心大要主于愛人蓋為妾非人本意欲遂其良偶配合之情斯所謂仁厚存心也若温公則重于行己此念直是不起并無所為不忍之見其工夫更深于此條訓詞矣 ◎

謹身節欲。經年不敢放佚。發明 邪緣外合。滅德喪心。固宜警戒。至于夫婦之道

人生所不能廢者。亦有節度。不當過縱。董江都曰。天地之氣。不至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遊于房。又月令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二至之月。皆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止聲色。禁嗜慾。以是知遇風雷霧雨。大寒大暑。晦朔二至。及大喜大怒。遠行醉飽之餘。皆當遠戒。蓋修德所係。非徒如養生家之說也。增註 愚按行謹條。有不牽引于情慾之訓。已見其端矣。而色慾條復列此。仍不妨各自記功也。

百功 家有美色婢。未嘗私染。必爲擇配。增註 前言不染。就自已一時言。

取其能自愛也。此條就其婢始終言。取其能愛人也。

徵事 張復之知益州。因兵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公乃單騎至任。僚屬憚其威嚴。莫敢置婢。公恐人有不堪。乃置一婢。以侍巾櫛。僚屬因稍置姬。時在蜀四年。召還。呼婢父母出貲嫁之。仍處女也。○呂獻可家有美婢。年方及笄。光艷照人。客見之曰。如此麗色。公不少動念耶。公正色曰。彼獨非人世之處子乎。而敢輕以犯之。敗人終身。自造惡孽。不仁之事。吾不爲也。或曰。公未嘗置妾。留此一使。恐未必爲大過。公又曰。以婢作妾。家無規矩。不智之事。吾不爲也。爲擇配嫁之。

三百功 婦女私就。守正不染。

徵事 以此事獲福者。尤極重大。顯報昭昭。世人固亦習聞之矣。茲畧載數條。爲善力未純者勸。○唐皐少時。讀書燈下。有女調之。將紙窗指破。公補訖。題詩云

搯破紙窗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一夕有僧過其門見一狀元扁左右懸二燈即所題二語異而詰問後果大魁天下○謝遷少館于毘陵其家有女乘父母出奔公公問故女笑持公衣公諭之曰汝爲女子未嫁而我敗之終身之玷也將使父母夫族皆無面目遂厲色拒之女不勝情嚙其臂而去明日託事辭館後中成化乙未狀元○茅鹿門弱冠遊學餘姚館于錢應揚家錢有美婢慕茅丰姿一夕至書室呼猫鹿門曰汝何獨自來呼猫婢笑曰我非呼小猫乃呼大茅耳鹿門正色曰父命我遠出讀書若非禮犯汝他日何以見父又何顔見若主我必不就切勿再來婢慚退明日自投于井主人救出知其情以贈茅茅卒不受後登嘉靖戊戌進士官副使壽九十○姚三韭愽學善詩文館內有女恒窺之公不顧一日躧履

于庭女作書納其中公得之即託他事辭歸或以詩讃之曰一點貞心堅似石春風桃李莫相猜公亦不受且答書力辨其無此事子讓曾孫錫皆登進士○信州林茂先才高過人已領鄉薦閉戶讀書鄰家巨富婦厭其夫不學私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可以此汚我婦慙而退茂先次年登第○甯波孫先生者家貧渡江訓蒙終歲不過數金萬歷二十二年失館流落武林寄身塘西張氏抄寫其家一婢更餘奔之翁大詈曰感應篇謂三台北斗及三尸神等隨身糾過豈夜深人靜而上天弗知乎峻拒之婦與同齋西席得合而出端節西席解館疽發不愈翁代其任歲終得修金十餘兩其時西席已物故矣主人聘翁翁以婢故欲辭主人厚其聘固訂翁允之歸過其叔于

江口叔曰我姪且喜翁問故叔曰吾爲兒病禱于城隍夜夢城隍坐殿上呼吏將餓籍所改者唱名對冊十餘人外即唱姪名我潛問吏孫某緣何改去吏查冊對曰此人本四十六歲出外餓死因今年四月十八夜拒淫奔事延壽二紀改入祿籍我是以爲姪賀也閱數年又附二徒修益厚後負笈者多每歲修儀百餘金迄翁四十六歲正萬歷三十六年米價踊貴死者頗衆而翁裕如年至古稀子孫皆饒給○崇德姜應兆爲人謹厚素惡酒教授里中從之者衆偶出遇里父醉而扶之覺袖有金欺其昏掇之里父既醒不虞是姜夕有門徒讀書其家倦而憑几聞有言曰主人虧行竊人財寶上帝以其素謹未忍遽殛姑使吾來爲孽語已寂然門徒心駭不敢揚言次日姜忽思酒朝夕醉鄉徒散不能自支後有女奔姜姜忽自

思向因一念之差顛沛至此人生幾何豈容再誤遂堅拒不就夜夢神曰我酒孽也汝前竊金故來耗汝昨有善事帝勑我還矣及旦厭酒如初生徒復聚家産漸盈此所謂轉禍爲福者也○有生赴試其寓之對門有指揮之女悅生姿貌使婢通意期是夜相會生懼累陰德力辭之同寓一友素無行乃僞爲生赴約適指揮歸見之大怒拔劍殺之及榜發而不去之生中元因曰使我若往已登鬼錄矣夫一正一不正不惟功名立判抑且性命攸關毎見此輩往往以身狥之則亦何益而欲爲此耶宜各深省矣○餘干陳生善醫有貧人病痃幾危陳治之瘥亦不責報後陳薄暮過之因留之宿其姑與婦議令伴宿以報恩婦唯唯夜就之曰君生妾夫此姑意也陳見婦少而美亦心動隨力制之自語曰不可婦強之陳連曰不可

不可遂坐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二字于桌最後幾不能自持拍案大呼曰不可二字最難推窗露立于庭迄明乃去後陳子入試主者棄其文忽聞呼曰不可挑燈復閱再棄之又聞連聲呼曰不可不可最後又閱決意去之忽聞大聲呼曰不可二字最難連聲不已主者因錄之出榜後房師問其子子不知也子歸語其父父乃言之後其子隨成進士姚龍懷曰嗟乎不可二字最難誠難矣哉旅客臥帷帳之間美人映燈月之下漏長燭短境冷情溫難矣哉滛有三魔眼光落面妖態攢心骨熱神飛烟騰燄熾是謂火魔慾根萌動任督潛開如隄將崩如溜欲決是謂水魔水火相烹形魂互盪如輪不息如環無端是謂風魔三魔者三關也斬三魔過三關無他有慧劒一焉曰忍而已矣堅忍而已矣狠忍而已矣餓不吃虎餐渴

不飲酖酒陳生之初曰不可也忍之說也兩鬪奪刀血流不解敗軍奪路中箭不回陳生之連曰不可不可也堅忍之說也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毒矢着身英雄刮骨陳生之大呼曰不可二字最難也狠忍之說也經云視老如母視長如姊視少如妹視幼如女文云姦人婦女者必得惡報嗟乎敢不忍乎哉敢不忍乎哉○太倉陸公容美丰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紿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曰風清月白夜牕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託故去過幾日有家書來乃其父夢郡守送旗匾鼓吹甚盛匾上題月白風清四字父以為月宮之兆作書報公公益悚然是秋中式即聯捷仕至參政陳生連呼不可以勇勝陸公紿疾改期以智勝較陳生更省力矣紿疾而

信。必非莊語。題詩而行。絕無腐氣。如此美少年。亦何嘗不風流蘊藉也。乃世人必强之曰腐。又必自解曰何傷。天下人飲何傷二字之酖者豈少哉。

◎曲全一婦女節。

徵事 福建人與周某避寇入山穴中。有一美女先在焉。見男子至倉皇欲去。張曰。去必遇寇。吾等誠謹人。亦避寇來此。決不敢犯。中夜。周逼汙。張力止之。及旦。張與周出山探消息。意在挽周以出。使此女安處也。已聞寇退。遂同村老至穴中。女因言父母姓里。張急令村老送歸。未幾有黃姓者。厚辦奩具。納張爲壻。及合巹之夕。覩之。卽前避難女也。後生二子登第。◎汪一清漳庠生。嘉靖末年。遇亂被獲。見賊執一婦至。乃同學友妻也。因紿賊曰。此吾妹。請無汙。以待贖。否則與妹俱碎首若曹何利。賊併汪與婦閉一空室中。晨夕相對。月餘不起

邪念。後得贖歸。同學友且拜且泣曰。達旦之義。僅見于君矣。一清後膺顯擢。○萬歷戊戌科狀元趙秉忠之父某作邑掾。有襲蘐指揮繫寃獄。趙力出之。指揮感極。愧無所報。請以女奉箕箒。趙搖手曰。此名家女使不得。強之。又搖手曰。使不得。畢竟不從。後其子上公車。途有撫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及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

千功 **終身守不貳色戒**

增註 理內政者。有主有輔。禮亦許之。但置妾不宜過多耳。能于妻妾外。終身不犯淫戒。雖不可云不貳色。然不婬之德。諒鬼神所必許。應准記三百功。

徵事 林增志。温州人。慕善持戒。萬歷丁卯十月間。夢觀天榜。見已名在第十名下。書不殺不淫之報六字。戊辰果中第十名

○順治已亥崑山徐殿元立齋得第之初有一人自以其事禱于城隍神祠因止宿焉中夜見神衣冠赫奕升座而臨喚其人諭之曰汝知徐氏中元之故乎徐氏累代不婬久有積行上格天心今日鼎甲之發特其肇端耳功名雖秘彰報昭昭與汝悉之世之肎然於萬惡之首者可以悟矣言畢即呵導去其人謹識而廣傳之後徤菴庚戌科彥和癸丑科同胞鼎甲聯翩繼起不淫之報科名如是其盛云

三百過 破一婦女節淫室女加倍論 徵事 李登年十八乃屢上公車皆不遇聞葉法靖有道行往叩之踰數日葉告登曰汝初生時賜有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宰輔因汝鄉薦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不諧而惡念熾張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又

侵兄李豐屋基。至訟于官。又展十年。降第三甲。後長安邸中。又淫一良家婦鄭氏。歸來又盜鄰居王驥女慶娘。媼惡不悛。祿籍已削盡。登無以對。未幾死。子孫遂絕。顏光衷曰。吁。李登所謂梏之反覆者也。夫祖宗積累多年。方纔生出狀元宰相。而乃戕削如此。辜負天恩。辜負祖考矣。且其歡樂勢要。視甲第萬不及一。而竟以淫横少少許。喪安樂多多許哉。噫。狀元宰相數百年中僅見二三。而為此戕削遂盡。況他人星命萬不及李登。而造業同之。吾恐司祿神未必僅降甲以示罰。而猶展期以待其改也。危乎危乎。今人才高學苦。而竟困窮以老者。宜自反照生平。曾有此種罪業否。○張安國有文學而無行檢。淫其鄰女。致女縊死。安國應試。主司奇其文。欲取作元。忽聞空中有人叱云。豈有淫人害命之人作榜首者耶。主司忽什手

地及甦起視其卷已裂碎矣後主司呼安國告其故安國愧恨而死○宿松令朱公維高已酉入江南內簾取中一卷夜夢一鬼謂之曰此人有隱惡不可中因手書一淫字示朱次日呈卷朱偶忘前夢主考見此卷大加賞異忽以筆抹其篇中險阻二字朱稟云中卷內如此字類者甚多似不應抹主考亦悔之命朱洗去及洗而墨迹漬透數層忽憶前夢遂擯之吳君履聲係朱公本房爲述其事○賈仁五十無子夜夢至一府第一日生育祠仁因叩求子嗣主者取簿視之謂曰汝曾姦一良人妻欲求子嗣何可得也仁哀懇曰小民無知乞容贖罪神曰汝既改過更勸十人不淫方可贖罪再勸化多人則有子矣仁醒痛自改悔因廣勸世人有感而化者後舉二子

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於此可以益信◎以勢力

占人妻女。

附錄　支某嘉善諸生。康熙己酉春。科試歸謂友顧某曰。吾神魂恍惚。似有祟憑。欲依僧某以懺宿業。顧曰。可。乃偕僧往視之。忽發狂曰。吾含冤三世。今始得汝。僧問有何讐恨。曰。吾前生是其屬將。姓姚名洙。他係勳戚。姓徐。瞷妻少艾。着吾領兵出征。陷于死地。圖占我妻。妻自刎。一家骨肉星散。他後死于忠義。我未得報。再世爲高僧。又不得報。第三世爲宰相。有政績。福祿神護之。仍不得報。今世又該有科名。候三十餘年。近因渠有惡業。削去文昌籍。纔得下手。言時恨怒不已。顧曰。冤讎宜解不宜結。曰。我恨難釋。不相饒也。支竟顛蹶而死。

◎壞一女婢。

徵事　雲間呂某。世家子也。縱任淫慾。其女婢嫁人。恒多汚壞。成瘵者。後子女死喪殆盡。以官事破家。屢受官刑。中年備極困苦。寒無衣。饑無食。屋無

苫蓋疾病無看視者死之日棺槨無措蛆蟲遍體見者無不慘然

百過 姦僕婦及婢。 徵事

鳳陽諸生汪某家有小池植荷從未得花康熙已酉將往句曲錄遺忽放一枝則並蔕蓮也父母喜甚晚間生以酒戲調其婢于房婦弗禁遂私焉晨起視花則已折矣詢之即此婢也父母悵甚生夢謁文昌帝君已名已登天榜帝君忽勾去涕泣拜禱三度麾下心知不祥業已束裝怏怏就道時簡文宗錄取甚公鳳陽府學遺才舊額三名赴試僅有三人而生獨黜三次大收卒不錄垂涕而歸○憲副項希憲原名德棻夢已爲已卯鄉科以汚兩少婢被主科名神人削去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爲項姓中一字糢糊下爲原字傍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也因易

名夢原壬子中順天二十九名。己未會試第二名。共疑夢中名次之爽。迨殿試爲二甲第五名。方悟合鬮甲數之。恰是第八也。蓋鄉會榜紙皆白。殿榜紙獨黃云。

○施愚山曰。余嘗書誡子弟曰。淫之作孽甚矣哉。淫寡婦及處子者。罪與殺人等。今舉世習不爲怪者。則挾妓奸婢二事。可爲心痛。夫昵狎邪者。謂風流雅事。旣酬以金。婦不爲害。且無論破家損德。能保妓不孕乎。孕而產。則已之子女娼矣。尋在京師。聞一孝廉狎張氏妓生子。妓知爲孝廉種也。人皆笑目爲龜兒。孝廉羞不肯認。悔恨無及。是父子相失也。至臧獲婦女。多被淩逼。與主人薦枕席。以爲分固應耳。試思此輩皆良民。或以貧鬻身。得金無幾。或因官勢投充。未得身價。旣役其身。又亂其妻女。作何消受。及亂而生子。則淪主爲僕。使其男事我之子。是兄弟相主僕也。

萬一生女有色。已復亂之。是父姦其女也。已之子姪復亂之。是兄姊妹相姦也。聚麀宣淫。廉耻一喪。後遂不可窮詰。嗟乎。今有人于此。駡其子女爲娼優臧獲者。必怫然怒。攘臂而起矣。以淫邑故。乃使祖父相承之血允自我而亂。或淪爲娼。降爲僕隸。晏然不自知也。豈不傷哉。又况淫爲禍首。發將無已。或主人狎比狡童。多致閨範內亂。吾願後人之刻骨誓肌。其圖湔濯也。

◎謀人女作妾婢

謂其人不欲而設謀強之者。【徵事】山東某生赴省鄉試。臨場之夕。其僕忽死。暫閉一室。出場歸。僕已甦。曰。我與巡兵相識。得隨入貢院。耳聞家主已塡中第幾名。且見中者皆有紅旗。家主亦然。同舍生妄信之。因置酒爲賀。其僕自以報喜之功。欲求家主中後。爲之娶妻。生漫應曰。汝欲何若者。卽娶對門之女何如。盖其女頗有

姿色。僕謙讓不敢生。曰。吾中後。何懼其不送納乎。明晨輪二場。僕又死。甦而有怒色。曰。家主不中矣。驚叩其故。曰。見官府點簿至第幾名。卽家主也。忽云。某未中時。已萌造惡之端。令吏改塡趙某。家主入場。已不見紅旗。同舍生咸疑惑未定。榜發。第幾名果趙某也。房師賫原卷送生。七篇圈滿。不意第三場爲燈燼落槿。燒去半葉。不可呈堂。抽落卷補之。生懊恨不已。萊陽宋荔裳先生口述。生爲先生同里。故諱其名。按此一事。則一念一言。不可輕發矣。況謀之乎。

◎**欲染人家婦女以言色調戲。**

發明 犯此過者。必并犯三百過。則頃刻間積四百過矣。善之積何其難。忍令過之積如是其易乎。

五十過

受觸一原失節婦。

附錄 優塡王經。云。女人最爲惡。難與爲因緣。恩愛一縛着

牽人入罪門。

◎不能節慾致生危疾。

【發明】天地絪縕。男女搆精。聖人不教人絕慾。而教人節慾寡慾。延嗣延生。兩得之矣。若恣縱過度。耗精散氣。尪羸多病。與死爲期。昔人比于井餐毒藥。而戲猛獸之爪牙。良爲痛切。○司空圖詩曰。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呂洞賓詩曰。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凡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

◎縱慾墮胎。

【徵事】舒州王堯臣室女患鬼胎。二年不下。父母設醮懇禱家祀真武頗虔。是夕人作神言曰。此女前身爲藥婆。貨賣毒藥。爲人打胎。內有貴命。亦被枉殺。上帝震怒。腹中蛇相已具。不日化爲蛇矣。禱無益也。按墮胎必受孽報。然非縱慾。平人豈爲之乎。

三十過　士庶人妻已生子。而復置寵妾。一月為三十過。以婢作妾者同。若因妻有病。為養而置妾者免過。

【發明】桓寬曰。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而已。今或庶人而儗于古之諸侯大夫。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老死無匹。

【徵事】張甯曉年無子。禱于家廟曰。甯何陰禍。至辱先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即陰隲耳。甯悚然。其言。察不願留者。即日遣嫁焉。

【廣義】按功過格此條。罪其不能制慾。而列為二十過。特以理而論也。若以情以勢而論。則且有無窮之過存焉。蓋男女以配。雖賤貧而各得所願。強抑為妾。已違其本情。而所最不堪者。常有以少艾而事老夫。以嬌柔而遭悍婦。憤恨卹悲。鬱鬱求死。遭此孽者。良可憫也。要其所自。則以一人之不能制慾而然。至

妻妾之間。詬詈相爭。中冓之事。醜穢莫掩。究極言之。患非可以一端盡。其爲過雖小。而揣情酌勢。有不可以輕爲者。則吾願其且已也。

【附錄】江甯庠生郭亨巳卯入塲。未放榜時。其友楊生謂曰。我近夢入陰府。知君該中五十七名。汝家一婢。爲汝收用。受氣不得其死。屢來赴告。以此除君名。唐時曰。楊生曾爲予言亦如此。予問郭。郭曰。某初聽之不信。及領卷出來。此番本房看得甚好。乃大愧悔焉。噫。郭君一生忠厚。予所知也。只因此事不慎。遂誤功名。少年戒之。愚觀士大夫家。留婢而貽殃者。往往而是。姦污之條。則爲百過。留之作妾。雖僅爲二十過。而實有重焉者矣。是不可不知也。曾聞辛卯浙闈。舉子有姓徐者。其叔塲前夢神祇會集。考檢中式諸人。首名爲鍾朗。有一女子愬寃中座者曰。是不可用。因訪求補此名者。則聞曰。盡

以孺子代之、至第十幾名、乃其姪也、醒而識之、以報于姪、姪素與鍾善、因詢鍾生平、知其家有婢懷娠、爲主母不能容、赴水死、鍾君常以此不安于心、聞夢驚駭、揭榜徐果中、所爲孺子者、則解元余惘之字也、鍾歸、亟爲禮斗懺罪、主母卒不免壽卒、鍾君由是力善不怠、次科甲午、仍中解元、述此事者、謂與得夢之人同爲貿易、知之甚詳、叔姪名姓鑿鑿、余聞已十年矣、今追憶之下、竟忘其名、與郭君事相同、并附誌焉、

十過 宿一娼。

附錄 餘干民張某商販金陵、寓旅店、有婦稱鄰居、與張通焉、久之、張察鄰居無是婦、疑而詰之、婦曰、正有相託、妾非人也、有楊樞者、非君里人乎、曰然、婦頓足齧齒曰、此天下負心人也、妾乃娼女穆小瓊、少與楊歡、事妾曲意、無所不至、爲誓盟迎接歸、生死相保、妾以篋笥歸之、瘵、心守盟久無耗

息聞已別娶矣以是賫恨而死此店卽妾故居欲附君歸舟察楊新婦者何張如語既至別張適楊宅楊以誕辰張樂饗客忽暴死所娶亦病劇幾死張大驚悔顏光裵曰楊不肯娶娼女眞性也特無柰情濃時盟誓先結耳穆作鬼亦復不貞而以守誓責楊倘所謂婦怨無終者非耶君子愼不可與此輩作緣也

◎修合房術。費錢害物。爲自記過。

五過 評戲一美色。【增註】談論者。無心之過。評戲者。有心之過。◎與優童家僕。

淫褻非禮。

三過 見美婦女起一染之之念。卽禁制之者免。【徵事】貴溪某生雅善天師張眞

人屢試輒困丐真人表章查天榜聞神語曰此人分當科名以盜孀故奪起語某生生曰無有遂申牒自辨神復批雖無其事實有其心八字生愧悔莫及蓋少時見其孀殊色偶動一念故也

增註愚按此條列諸三過於私意竊有未慊嘗試想度人情見美色而遽起汚染之心非無忌憚之小人不至此若夫見美色而輒動欣悦之念此則庸人所常然也因其念之既動而不能制之則或推測其燕私體求其情事津津于志慮之中而過惡已甚豈必謂求快于己而欲染之也哉〇慾海迴狂集有云遇嬌姿于道左目注千翻逢麗色于閨簾腸迴百折殘容俗嫗偶然簪草簪花旋作西施之想陋質村鬟設或帶香帶麝頓忘東婦之形數語可云形容曲盡然亦祗是見物欣悦之情不當拘定謂欲染之也夫誠有欲染之心則必

非三過之可盡明矣觀貴溪生之冥罰如是其嚴而謂倫常外之欲染者其過遂輕之甚乎循例而推彼有是心者當准言色調戲條以百過律之即令稍減亦當在五十過愚蓋臆揣而知其然也 ◎與

婦女相對任意戲謔 一言三過 增註 謂無心者若有心則犯百過矣 ◎私鏡

入家婦女

一過 **展轉一淫念** 一時一過 增註 上云見色起心指有遇而發者此就居常獨處言各有分別 發明 淫念不除既有損於德尤有傷於命一身之精神有限而慾火焚燒煎熬易竭精神不克足於身遂至窒其聰明短其思慮有用之人不數年而廢為無用而且疾病纏擾勞瘵可憐近日少年犯此病者

往往而是。蓋不必其常近女色。只此獨居之時。展轉一淫念。遂以喪其生而有餘也。○程伊川先生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張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先生默然久之曰。吾以忘生狥欲為深恥。邢和叔言。吾曹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謝上蔡云。色慾已斷二十年來矣。蓋欲有為。必須強盛方勝任得。若被嗜慾沉溺。則嗜慾。吾之仇敵也。蒲傳正知杭州。鄉老有李覺者來謁。年已百歲。色澤光潤。有同嬰兒。問其攝養之術。曰。某術至簡易。但絕慾早耳。包宏齋年八十八。以樞密登拜。精神老健。賈似道問之。意必有攝養奇術。包曰。亨有一服丸子藥。乃不傳秘

方似道欣然叩之包徐曰虧吃了五十年獨睡丸滿座大笑眞空禪師曰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謂之外感之欲夜湙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謂之內生之欲二欲綢繆染着皆能消耗元精黃庭經曰繄守精室毋妄泄閉而寶之可長活道書曰人生慾念不興則精氣散于三焦榮華百脉及慾想一起慾火熾燃翕撮三焦精氣流溢並從命門輸瀉而出可懼哉孫眞人衞生歌曰莫教引動虛陽發精竭容枯百病侵歷觀諸語當知淫念之不敢不屛絕矣人卽不必有志于事功孰有不愛及身命者乎

◎路遇婦人留盼

【發明】按竈神語俞公都曰邪淫雖無實跡君見美女子必熟視之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返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此言湙可儆省今人妄謂玩花賞月何妨之有功過格何苛條至

此不知吾人惟此念頭最難清淨惟聖人可聽其自然大賢如顏子聖人尚教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則知何人不宜用防閑之力古語有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之謂也嘗記明道伊川同赴一友人席座中有妓明道談笑如故伊川竟夕不飲酒隔日猶艴然介懷明道笑謂之曰昨日座中有妓我心中却無妓今日眼前無妓汝心中却有妓後人咸謂伊川之詣未及明道是說誠然然吾人當學伊川不可妄擬明道先輩講子見南子兩句題曰非聖人必不可見非賢人必不能不悅識力最透

◎聞人說穢事津津得意

◎喜問人家婦女美醜 喜談者同

◎不係邪淫而非其地非其時

◎私買淫書淫畫 百錢一過

貨財 修身之六

總論 貨財以貪於人爲極惡吝於己者次之要之甚吝者必不免於貪彼惟限於才抑於勢而不敢爲脅詐貪婪之端耳充其念豈謂有饜足哉抑又有不貪不吝而財帛往來不能分明屢求於人積債莫償是亦喪節信義之大玷也讀是格深嘆其訓誡之意蓋甚嚴切矣○胡泒安曰財者養生之具也重生故重財然財之所在而義存焉重財又每輕義語云金以火試人以財試誠以利令智昏喪敗所守財之一關最難打破也誠能臨財不苟了然義利關頭則貪念自消慳囊自破爲仁不富爲富不仁正天理人欲之界於此辨之明而守之嚴未必非入聖之門云○施愚山曰人生大小過惡不可勝數少壯時第一在婬而其淪肌浹髓至老彌甚者莫如貨財一節貪

心所使。機械百生。感應篇爲貨財設誡者屢矣。而總不出於減人自益一語。是非必惡人爲然。庸鄙之流。自利之心勝。輒不能無犯焉。慕善畏惡者。常當以自省也

一功 借人財如期而還不過時日。

發明 借人之財烏可不還。旣還可以再借。此亦人人可勉能之。然而其念則已誠也。故功過格即以一功許之。

附錄 楊封翁爲人忠信不欺。業商淮楊。一日有陝客。以千金寄翁處。三年不返。翁將金埋花盆中。遣人訪之。木商已死。翁呼其子至。以金與之。曰。此汝父所寄也。其子不敢取。翁曰。係爾家物。何必辭。其子叩謝携金去。後子溥爲太師。○何炫號介菴榆林人。其父輸粟塞下得官。病革時。指橐金曰。此王威甯物也。還之。死不恨。殮畢。炫騎載如滑。王駭曰。今

世乃有爾父與爾為子者。分千金與之。不受。王後起總制。乃檄炫將以相報。避不就。子城舉嘉靖壬辰進士。官翰林。遠近皆推為德門焉。還人財。不特

◎不應為其易者。更當為其難者。若此兩事是也。

得之財。可取不取。百錢以內。皆為一功。

徵事 漢王忳詣京師。逆旅舍一書生病困。愍而視之。生曰。我當到洛陽。驟得奇疾。命在須臾。知公長者。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葬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忳鬻金一斤。營殯葬。餘金置棺下。人無知者。後忳為亭長。有馬馳入亭中而止。是日大風飄一繡被。墜忳前。忳白縣。縣以歸忳。忳後以事乘馬到洛陽。馬奔舊舍。主人見之。問所由得馬。忳言狀。主人怪曰。此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君致此。必有陰德。願以告。忳乃言嘗葬事。并其形貌。主人良久驚慟曰。是吾子

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病歿荷君大恩天故以馬被彰君德耳從忳還葬餘金具存厚謝遺忳忳讓不受自是知名舉於朝累代簪纓不絕○

宋兵部員外郎李約江行與一商何姓者舟相次商病革邀李相見以後事爲託又以夜光珠一顆遺公公諾之明日商死舟人多覬覦公悉籍其數寄官人莫敢動殮商人時暗納夜光珠於棺後商家屬來乃請官盡付之公福壽綿長子孫貴顯○

崑山陳氏有叔姪兩封翁隱德並茂叔號古逸嘗泊舟丹陽河下暮有女擲金數錠蓋女有約而誤擲也已知其誤遽入掩門明晨起訪其家見商與主相爭蓋金係商物疑主欺負耳古逸即慰曰金固在弗失某夜起如厠見盜踰垣出將執之盜擲囊去爲是停舟欲訪實奉還即入舟取付姪號新安常以二十金買民房屋主

已遷將折移他所起檻得銀三十兩急呼其子以券還之曰爾因逋重不能守業今吾得爾父藏金義不敢私除券上二十數尚有十金可作農本安居樂業吾自另覓他房一鄉義之○東山劉公爲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羨餘錢自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公然取去以充囊橐相襲以爲固然公初至發庫藏適前任有遺下未盡將去者庫吏以故事白云不當附庫簿公沉吟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多時誠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銷毫無所取此與趙清獻自呼趙抃不得無禮彼色此財同一不遠之復云○

附錄 留餘堂拈案云四川貲縣張御史語其親鄧給事曰予巡按雲南日丙夜獨坐有緋衣神至前日某爲公守錢神待公久矣予問金何在神指座

下示之。果見白金布地。數當千兩。因語神曰。御史豈得攜此。爾能送我家否。神曰。不難。但要鄉貫帖耳。遂寫焚之。神亦隱。比復命。有同年某。託薦一官。強納二百。歸而夜禱前事。神復至。獲八百兩。問何以減二百。神曰。某同年金是也。悚然愧謝。嗟乎。人之好利無厭者。爲貪多耳。若然。則張公納同年之金。又加以守錢神之所送。便當湊成一千二百兩矣。奈何明增暗減。如江畔沙洲。東長西塌者耶。凡爲官者。前世必有功德。今世必有福祿。腳根所到。必有守錢神以供之。然而不聞丙夜相見者。何也。蓋人多性急手癢。遇財即攫。其同年之金。不待納於復命之後。且所納者。又不止二百金以及千金已也。則守錢神亦豈便以赤手空言。相見於燈燭之下哉。不特此也。凡雖極清極高。至窮至賤。亦莫不有守錢神以供之。清而至於苦行。

律僧臨終必餘一盂一衲窮而至於臥街乞丐死後必餘一碗一笠皆未有無所餘者也生時赤肉條條絕無所帶而來死時業識茫茫定有所餘而去然則八一生之財足供一生之用明矣強取妄求將毋為錢神所姍笑哉○廸吉錄云盧懷愼貴為宰相清苦自守有士人所不堪者疾卒夫人以為必復生也未歛或問其故曰張相公說家累巨萬今尚享福豈相公之清節而遽夭天年乎既而懷愼果甦謂妻曰我非張君比彼地下有鑄錢鑪而我無有分止此矣遂復逝夫懷愼始終於貧是固命矣然張公二子皆不令而盧公名德載世微杞之罪貫盈則報猶未艾也豈非積厚者宏施歟使貪焉若何曰命既無有雖貪何必不以贓敗也即使倖獲而損巳之祿秩墜子孫之福德為償多矣又范文正公微時極貧嘗得地埋

金而不取也。已而爲相歸。有求施造寺者。欲出前遺金付之。則無有矣。只有契並書歷仕祿入。如其金數。然則廉貪所得。均不越應分中。而順者遲收之。逆者捷得之。究竟之罪福。若霄壤焉。人宜何從哉。◎

誤收假銀。雖本質未露。知之卽棄不行使。所值五十錢內卽准一功。

徵事 迪吉錄云。胡子遠之父。唐安人。家饒財。嘗委僕榷錢。得錢引五千緡。皆僞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忍使其孤對獄耶。或謂減其半價與人。尚可得二千緡。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不少動心。其家暴貴。宜哉。○宜山馮俊爲舉子時。以所賫路費百金。易土物入京。將求什一之利以自助也。行至山東。折閱頗有息。盡市之。次日細視其銀。皆銅質。物已其人計不可得。取假銀悉投於河。曰。無陷後

人也。同伴相助至京。遂登第。累官至都御史。有故人子爲屬官。以墨四挺餽公。公曰。汝所餽墨必佳。自取研之。覺太重。驗之則皆金也。大怒。郤以投之。幾中其面。蓋其志操如此。

三功　收取田租。人能諒情通融。每戶一次爲三功。

附錄　崇修指要云。人家耕種。多出於佃人之力。固當以佃人爲重。東作之時。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有虧。早爲除滅。蓋我衣食之源。所資。不可不情意相通也。

徵事　衞立禮。祖父皆顯仕。絕無貴家氣習。布衣菲食。常誡其子曰。汝不躬耒以耕。彼佃人汝藉之食。宜與以恩。宗有縛佃以督逋。于解而去之。逋亦終不負。汝識之。至正甲子。忽曰。四月九日之夕。吾當逝矣。我平生無以過人。僅不忝所生。父書具在。汝讀之。爲君子。毋失德玷

我世胄又毋徇世俗作浮屠事。壞我家法。至期沐浴而逝。高風邁節。載在志乘。戒子之言。願有田者共佩之。

○陸平泉先生。好行方便。至老不衰。待佃戶尤加厚。每誡其子孫。及其僮僕曰。農夫歷盡四時艱苦。方得有此秋成。不可不深體恤。收租切勿用大斛。看米色甯寬一分。凡遇水旱。多給工本。不責其償。冬間免荒米。務從厚。凡佃戶有獄訟。有疾病。必多方周護之。五旬免壽米。始加爵則又倍免。六旬以後。凡得一孫。即加免租若干。故陸氏之佃戶。家家溫飽。陳成卿曰。嗟彼農夫。終歲勤動。無時得暇。合家勞苦。無人得甯。一遇水旱不時。竭盡手足之力。固無論矣。憂思孔迫。肝腸幾碎。質典無物。稱貸無門。工費難求。忍飢耳水。憂勞并集。疲癘踵生。一至秋成。其歉收者。苦不待言。即幸有收。而還租還債以後。室中依然懸罄也。然則

富貴家。最宜加惠佃戶。彼竭。力。養。我。而。忍。重。困。之。乎。王文肅公。每夏必載家人遊各莊。以觀力作之苦。申文定公。每冬常有破格之惠。以及鄉農。諸尚寶景陽聞佃戶死喪。必涕出而助之。丁淸惠公待佃戶如父子。佃戶無不富庶。四公皆得平泉遺厚。先曾祖龍江公。刊字於租斛云。出此斛。入此斛。願我子孫世世守此斛。先祖敬齋公更續題云。少收幾斛。多收幾代。復著爲規。凡子孫發科發第者。每畝免米五斗。彼吳下虐害佃戶者。往往夭亡立至。且生前良田幾千。而後嗣不留寸土。厚薄之報。較若列眉。莫謂弱肉可欺。而以迫脅爲快。且縱虎狼之僕。以戕我農夫也。○諸晉三日。世之遲物情者。亦嘗識農之勤勞。亦嘗識農之貧苦。平居亹亹而談。以爲當加憫念。及至收租。則惟恐不多取升合。竟若不知民情者然。無他。慮已之用

度不足。則有不暇顧人之困苦矣。豈知。我有用度。彼獨無。用。度。乎。惟當節省已之用度。稍為佃人之用度地。則雖為惠有限。而仁心無窮。且令佃戶樂業。則田可肥美。租無虧空。常年收取。不致費力。何嘗不便益也。若竟刻剝佃戶。毫無通融。佃窮而田亦壞。產業多者。毋受有田無佃之累。則安可不思所以惠養之哉

◎**遇財物有失。澹然安於命數。絕無悶懷。**些小物為三功。失之甚者能無悶為十功。

徵事 司馬溫公夫人張氏。和柔敦實。尺有非意侵加。默受之不辨。退亦不復以置懷也。溫公得其相成者不少。平居謹于財。不妄用。公為小官時夕遇盜。笥中衣盡亡。天向寒。無纊絮。頗嗟嘆之。夫人笑曰。但願身安。衣可復有。何介意為。公為之釋然

五功 路見重寶遺失必守其主還之。於可取不取本功外。加記五功。值十金以上。加記十功。值價再倍。則加功亦再倍。若關係人性命。又准救人命例加功。

徵事 秣陵西門回子哈九開飯店。有一江浦人。將田當銀五十兩納糧。過此一飯。遂遺銀。哈九見之。恐其情急盡命。追至江頭。此人方候船。得銀大喜。願贈其半。哈云。我欲得汝之半。何不全取。其人叩謝去。須臾渡江。見大風浪中覆一船。其人恍聞諭以救人。因念哈九還我之銀。出自望外。何不將銀做些好事。急呼衆漁船。有能救一人。謝銀五兩。漁船爭赴。船中有二三十人。止救得一人。問之。則哈九之子也。○靈寶許氏。中州大族也。其先許翁家貧。借媪于通衢結草舍。織履賣飯為業。一日群商至。時方盛暑。解鞍。盤薄飯罷各驟去。翁得遺橐發

視或黃金或白金皆封識有數十封翁謂媼曰誰家兒疎虞至此雖然吾寠人不可享非所有且客致此金良苦必俟之居久無過而問者翁與媼坎地瘞槖堅待不去後十年有客至徬徨顧視若有念者飯後忽大哭翁問故曰我前於此失千金以是恚不還里今十年矣感時觸序故悲耳翁曰有是哉強宿其家杯酒解愠客遂止是夜翁掘地出千金槖奉客客大駭翁曰予故物也待子於此十年矣解槖視金封識如故客感涕曰世安得有是人雖然必酬翁半翁笑曰我不取千而取百乎且盡不取之十年前而取諸今日乎卒不受客激切無以報以數十金於各招提禮懺告天彰翁德自後數月有道者過翁曰此數百步岡頭有吉壤葬之累世貴顯吾重翁德故以相告因拉翁詣穴所指示之未幾媼卒翁遂葬焉翁後亦

窆其地。越數年。翁之子生孫曰進。官至吏部尚書。謚襄毅。襄毅公生子六人。長曰詔。舉鄉試。次曰誥。戶部尚書。曰讚。吏部尚書。曰詩。工部郎中。曰詞。郡太守。曰論。兵部尚書。議者謂明朝仕宦之盛。無若許氏云。○

宋澄字源潔。嚴州人。家貧力學。一商遺金於厠。爲僕所得。適公倚門。見僕有急遽狀。詢之。知其得金。公曰。人有橫財。必受災殃。切勿匿也。俄見一客倉皇來入厠。旋出。淚汪然。公問之。商以實告。遂還之。願以半爲公壽。公賦詩謝曰。寂寂閒居茹菜羹。每於先哲步芳程。鶉衣不敀西河志。瓢飲寧辭陋巷情。莫謂黃金增壯色。恐教白鏹累家聲。蒲門淸白君休玷。且守寒窻樂此生。是年登科。孫宋賢官至大司馬。

廣義

每見善書所載事應。如私奔不就。及拾遺還人二者。累累疊見。輒皆獲報甚捷。蓋色慾貨財。乃人生刻骨之毒。兢

如格中之語。亦僅求其勿太私已。勉循恕道。則已有功可記。習而熟焉。又何能量之哉。【附錄】汪公一麟以知州陞刑曹。給俸銀十兩。令州民趙鍔修船北行。修完。公携家登舟。見繕治堅好。問鍔費幾何。對以十兩。公度所費必不止此。密喚各匠細查。實用過二十兩。問鍔何以不實言。對曰。官府事賠費固常例。不獲罪幸矣。何敢白也。公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柄。墨三觔。二物值四兩有餘。喚鍔曰。吾知爾賠十兩。今以償爾。鍔勉受而退。夫人語公曰。既知。十兩。即當償足其數。而以扇墨。酬其勞可耳。公亟補銀四兩。鍔愈不敢受。公面發赤曰。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昔賢之肯從寬厚。輕於貨財也如是。

◎遇一利端旁人贊助守正不從。

【發明】分定錄云。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

者。自謂已能。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
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哉。○高忠憲
公家訓云。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墻
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
作人。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邵子存
爲其尊人營葬。聽其伯父之言。求助當事。司道以下
皆致財。魏莊渠先生貽書責之曰。令先公正人。汝爲
冢嗣。必也執禮適義。使死者有知乎。生者不愧。死者
愈安。乃可謂孝。今不免徇狗俗態。令先公難瞑目矣。
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
問。若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呴沫我。汝自猛
省。若此。得毋爲賤丈夫乎。義助一事。汝今頗悔否。一
則遽淩了朝廷厚恩。二則壞令先公淸德。三則汝還
要做人否。官府切切不可輕以事干之。汝自猛省。他日

做官。把朝廷公法來做私情。心下還過得麽。大巡聞是令先公門人。汝若不能自持。瑣瑣有所請託。則汝決不成人。令先公不享汝食矣。

【附錄】康熙五年。永年縣舉人李司鑑以妻死。抵償監候。一日聽讞過市中。忽奪屠刀。自詣城隍廟戲樓上。口稱城隍罪罰你不該聽信鄉黨是非。令割去耳朶。即自割其兩耳。擲於樓下。又責罰你不該詐人錢財。令去其指。即去左手二指。擲於樓下。又責罰你不該姦淫人婦女。令割去腎囊。即割擲於樓下。當即昏迷。家人擡回。事見邸報。

施愚山曰。聽信鄉黨是非。詐人錢財。凡有才。有勢者。皆當猛省。

【增註】愚雜觀諸說。而知白文所云利端當分三等。居間賺錢。一也。情面打抽豐。二也。最下則詐人矣。蓋有機可乘。易於濡染。況復有贊助之者。於此能視利若汚。正有大毅力在。

【三十功】商賈與貧士村民交關買賣一一公平得值少浮便知足不討便宜。經一年爲三十功。

發明 既爲商賈。不容不以求利爲心。然格中有云。受值知足。一念一功。則知求利者。未嘗不可隨在積功也。且在富室大家。卽稍稍多取之。未爲已甚。若貧士村民。其識易欺。其情堪憫。此而惟以占便宜爲欣然得意。人則何辭。天其加怒矣。功過格特設此條。所以勸阻人之貪心。意良切也。交關之際。盍亦審量其人而留意焉。

徵事 唐李珏廣陵江陽人。年十五。卽受父傳販糴爲業。每石惟取自然之利。少許。以資父母淡泊無求。衣食自足。忠厚孚於人心。糴者盈戶。嘗授之升斗。令其自量。人亦莫欺之。父嘗嘆曰。吾生平不易升斗。亦自以爲公矣。觀汝所爲。更不可及。每

見汝收貯適時價値自與凑合來者綿綿生計不匱豈非天人胥助耶珽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宰相李珽出制淮南下車數月夢入洞府見樓閣連延石壁光瑩金牌首列李珽字長尺餘視之甚喜有一童出自石壁珽問此何所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乃相公江陽部民也珽迨旦遍訪得遂輿致之詢以平日得何道術列名仙府翁辭不知珽固問具以販糶對珽賛嘆不已爽然若失後翁壽百餘卒三日棺忽開視之蟬蛻去矣○儀眞縣金翁開典鋪於鎭嘉靖初年江寇橫發刼掠富家殆盡獨金氏鋪無恙有司頗疑其與盜通及寇被獲詰其何故不刼金姓云幾次往刼見屋上金甲神無數故不敢犯官猶未信也呼地鄰詢之皆曰金某實係積德各典出輕入重彼出入公平估物甚寬限期更遠且訪知親鄰之老而

貧者。破例免息。又冬則免寒衣之息。夏則免暑衣之息。歲以爲常。想天佑善人。故命神擁護耳。令大嘉奬直指聞之。爲旌其門。○莆田有朱上舍家巨富。每糴穀時。或有糴多石者。或有糴少石及升斗者。上舍每於糴升斗者。雖時極冗忙。亦必撥冗先與之。人問其故。朱曰。糴多者。有餘之家也。非轉販求贏。卽家可宿飽。若升斗。必係窶人。立需饔飧者。我若遲延。家必受餓。故爾獨先耳。人服其德。觀此而知求利者。苟稍存體人之心。卽是陰功所在矣。

◎不受一爐火丹術。

徵事 范文正公少貧。依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呼公告曰。吾善鍊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其所成白金一斤。納公懷中。公方辭。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公爲諫官。術者子長呼告之曰。而父有神

術。昔以汝尙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窸窣聲。燭之。乃鼠於佛臍中。銜一書欲出。取視乃丹書也。先生如法鍊月餘。人見其夜屋有光。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卽成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自是不復鍊。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簀矣

百功　生平於交易往來。公平晝一。不占些小便宜。嘉善　徵事

丁淸惠公改亭。厚德事不可勝紀。其置產尤足師法。遇有賣者。必詳訪來歷。或有兄弟交爭。親戚相奪。及子盜父業。主占奴產者。必正色以倫理諭之。從容解紛。使其相安。賴以和好者甚衆。其確係巳產者。方與

成交銀必足色法照納官一併交足每置一業必謂家人曰人生占不得一分便宜况棄産得産苦樂大不相同須曲體之三年以後有求加者必應其請曰范文正三買田地吾愧不能效法前賢亦何忍有求弗應一進士門生好以刻薄謀產公詒書訓之曰產業將貽子孫須得之光明待之寬厚斯可垂之久遠若以產業為寃業非唯為子孫作馬牛直為子孫作蛇蝎耳戒之戒之又以扇寫絕句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進士慙服偶買田三百畝內有荒墳數畝家人請退還之公曰我得二百九十畝利代賠十畝粮折甚易彼已棄產又累賠粮吾心何忍竟不與計又買一房屋原主竊去裝修公曰吾正欲易以新者恬弗追究其忠厚類如此

附錄 陳幾亭曰俗子治生精明

之處多是刻。寬厚之處多是昏。若能瑣屑不較。而不失精明。涇渭了然。而務從寬厚。豈惟治生。抑亦通于學矣。◎至誠樂輸官稅。亦就終身言。發明 李文節公家訓曰。家有一簪一珥。一羅一絹。盡化為田。凡處家。惟米為急。有田則錢粮亦急。家事給而國用供。自可以俯仰天人無愧。◎高繼成先生有負郭田百餘畝。租入必先輸賦。曰。草莽中。惟此為君臣之義。脫國家一旦下赦令。而家無可赦之逋。乃良民也。

三百功 生平不負人一錢。不妄取人一絲一粟。發明 文昌帝君諭王用予曰。汝家祖父。皆朴謹無過。自食其力。從不負人。故註爾一榜。正嘉其能守是條也。廣義 黃陶菴

先生吾師錄云。黃子廉每飲馬投錢水中。范丹嘗看姊病設食。丹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芻藁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吾菜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

宋傳欽之侍郎。求介秦觀。以見陳師道。知其甚貧。因懷金以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以出口。程伊川見韓侍郎維於潁川。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樸。將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如戒。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夫清者。士人之大節也。然如黃范二君所爲。則亦近於獵名矣。必也其后山乎。其伊川乎。

附錄 定菴曹先生。居廣富林。入城常操一小舟。身自持

櫓。時當祭祀。則親採蘋藻。久之舟壞。先生常徒步往來。太守吳公鈠送以舟。署曰采蘋。恐先生不納。乃令士大夫題詠成帙。而後致之先生。重守雅意。惟採拾事。宗廟則駕。否則甯閣也。年九十四將終時。太守孔公輔送米一石。使者失辭云。太守敬老大人。米不佳。責舖換送。先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垂歿。乃以我故害百姓耶。因手書辭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人之賜。謹辭。

百過 貨財充積。惟恐不足。經歲累月。不行一利濟人事。

徵事 橫塘一富翁。最貪而吝。銀帛財穀。日益充積。一友勸之曰。積財不散。必有奇殃。曷不行一二施捨善事。以為永久之計。此老口應為然。俄有算帳者至。錙銖悉較。一惟其意。僅差幾分。負者求讓。面赤聲厲。必

不肯從其友嘆訝而去後於塗中見殘疾者忽憶友言施與一文居然自以爲積功也誇於其友友極口贊之隔日爲一貧鄰負官錢憐其急引之求借一金終有難色友自脫衣與之卒爲大盜刺死○太子中舍柴餘慶有從叔居蔡州日進房緡五千其憂愁焦煎之貌常如負人百千萬債者嘗得危疾幾死纔開目問其子曰今日費幾錢噫彼所謂天刑者非耶○符雅爲人樂施每曰天下財物無定今日富後日貧如轉環耳一日不施意若不快時人爲之語曰不爲權與富寧作符雅貧後官至尚書令享年無病而終○史秉直永清人築室發土得金數萬嘆曰財者人之命也我蒙天授何可獨享凡可以周貧恤難者無不爲之人感其惠而財益充裕時有一將病卒復甦言至冥府見吏衆持筐篚擁進皆云爲史公納財將

云。史公性不愛財。何其財之多也。對曰。上帝惟嘉其積而能散。故愈益其財。令無匱乏。後遇歲凶。出粟八萬石。以賑饑人。未幾。盜賊蜂起。復散家貲以保鄉里。元世祖朝。特進尚書。賜銀百萬。壽九十六。○一富人性競直。涉世多致怨。唐一菴與之語曰。吾知汝心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一分。乃得平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九十為平。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一百十為平。如此則人皆親附。得其九以入吾用度之資。棄其一以泯人怨忌之念。至於假之顏色。溫我話言。體其甘苦。乃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為也。其人悅而不繹。果數以事累。

發明　陳幾亭曰。諺稱富人為財主。言其主持錢帛也。祖父傳業。雖不可廢。然須約己周人。當捨處。雖多弗吝。不當捨處。雖少勿妄。則業不墜而德可行。今之多財者。皆役於財者也。非役

財者也能守能散是名財主曰慳曰吝是名財奴○座右編曰財利等物世間公共原非一己所得而有你看生前積聚死後何曾帶得分毫且令生既無利澤及人來生亦無福祿到已循轉之理鑿鑿不爽慳惜自苦可發深思○聞鐘集曰治家最忌者奢侈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之人不修體面罔恤人情待親友往往招怨買禍待貧民無不暗詛竊罵先輩有云鄙嗇之極必生奢男濟貧乏一毛不拔供浪耗一擲千金此是天道循環所必然者

附錄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買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有池有亭有假山飛閣曲房藥欄花逕迤邐斗折粧點如畫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留酌池上酒半酣曰樂哉茲墅翁費值幾何三老曰費及千金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咏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

之易耶。三老曰。吾謀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效李德裕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言。愀然不悅。旣而躍然引觴謝之曰。老悖空與兒孫作馬牛矣。○蕭道成爲相王。鎭東府。鬱林巳五歲。牀前戲。道成令人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道成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尚拔白髮者乎。卽擲鏡鑷。此時道成正經營禪代。而捧天位授人者。其人巳在其前。正如人家祖父方刻苦謀生時。敗子巳長。可嘆也。○盧坦爲河南尉。有貴家子爲惡人誘引。破產業。杜黃裳責坦不察。坦曰。多積者必多不義。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世服爲確論。○黃明起氷署筆談曰。詩云。挹彼注兹。非惟人事。抑天道也。漢平當以經術吏治。官至宰相。漢時宰

相御得封侯。當以冬月爲丞相。至春。哀帝使使者召當。欲封拜。當以疾不應召。其家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受封地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殃及後人。今不起者。正所以爲子孫也。後其子平晏以明經。歷官大司徒。封防鄉侯。故曰。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子孫所宜有。即無之。而必有。身所不宜有。即有之。而反無。平當可謂知挹注之理矣。後世有貪位慕榮。至老死不知止。欲爲子孫受蔭積金地者。觀此可以醒矣。○一清道人積福歌。嘆人只知今世財。那知財是前生福。我今說與積福人。勸世重財先重福。有福自有財。無福空勞碌。若有一分財。定有一分福。德厚福自綿。福厚財愈郁。何故奢靡人。乃以積福資。任意淫慾。何故驕縱人。反以積福資。倚恃欺窮獨。何故癡迷人。聚有積

福資貪財無厭足何故慳吝人枉有積福資捨財如割肉不肯種福田願做兒孫犢留了難帶財撇了易帶福臨時空手去徒向閻君哭吾為世人悲叮嚀還再囑莫為兒孫計自有兒孫福不如看破財及早修些福。○袁了凡與陳穎亭書曰吾輩平日辛勤刻苦為子孫創業者死來皆用不着所可恃以瞑目而釋然無憾者惟此修德行義之事而已大抵人受命于天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

五十過 產業既廣不思斂約專意擴充奢欲無饜 經一年為

五十過 **發明**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 **徵事** 法戒錄云樊知縣名毅嘗語人曰吾自鄒平歸檢校囊資白金僅五千耳黃金綵繒不過一千王司訓名輔亦嘗語人曰勿謂學官貧吾

在沛縣所積俸貲并諸生餽遺亦有六百金而歸觀樊之意似以六千爲少而王以六百爲多矣樊三子兄弟不相容各求異居所得六千金買田築室悉以與三子三子乃復疑其父有遺藏輒恚怨不顧其養樊乃獨取田數畝圃居一所自衣食焉未穀而糶未絲而賣應門無五尺之童客至一老婢供茶而已戚戚焉愁比其卒也不能成禮今諸孫皆零替不振矣王四子伯業醫仲掾籓司叔季讀書爲生員異食而同處養其父甚歡暮年悠悠自適惟灌花種竹爲樂客至未嘗不留飲飲必盡歡無一日不開口笑也今其叔季二子一掌教邵武一令來安諸孫爲生員家聲駸駸未艾夫樊之財十倍於王而王之受用顧十倍於樊二公子孫賢不肖相去又不啻十倍然則積貨者謀身且不能終況爲子孫謀乎盍若寡求易足

而又留其餘以遺夫後之人乎吁亦可鑒矣。○嚴君平卜筮成都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為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日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擔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賣卜不下床而錢至尚餘數百耶我有餘而子不足也常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高忠憲公家訓曰古人甚禍非分之得吾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層見叠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靜眼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朴素些有何不好簡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轉念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

日減一日。豈不瀟灑快活。但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得。泰。然。自。得。衾。影。無。怍。不。勝。於。穢。濁之。富。百。千。萬。倍。耶。○李文節燕居錄云。關中故尚書楊。爲族子訐奏。朝籍其家。過矣。然楊公致位大卿。無淸白之聲。而以賄聞。卽彼家關中。而於京師拓畝益宅。以爲別業。今見都陌。此屋黃封何不雅甚也。昔秦紘都御史。亦嘗被籍。止有一絹及故衣。反以籍得名。故曰刺虎者。惟恐其鎗之小也。及得之而愛其皮。又恨其鎗之大也。人。苦。不。富。至。籍。沒。苦。不。貧。然覆轍相尋。不知鑒也。利令智昏。所由來久矣。利乃不潔之物。故蒙汚者。其占爲得財。○董卓築郿塢。積穀爲三十年儲。另爲庫以貯金銀奇玩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數。自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可謂得計矣。而竟何如。淸夜捫心。可以猛省。○章申公家。田

屋以累萬計，大起園林池臺，及罷相，即羅遷謫，未嘗得一日居。放還，寓居嚴州烏龍山寺，子皆遣歸幹置生事。死之日，無人在側，羣妾爭分金帛，停尸數日，爲鼠食一指。若此者，眞令人可嗤而可憐也。

【附錄】雲栖大師歌曰：君不見東家婦，健如虎，腹孕常將年月數，昨宵猶自倚門閭，今朝命已歸黃土。又不見西家子，猛如龍，黃昏飽飯睡正濃，遊魂一去不復返，五更命已屬閻翁。目前人，尚如此，遠地他方那可紀，細將親友細推尋，年去月來多少死。鑽馬腹，入牛胎，地獄辛酸更可哀，若還要得人身復，東海撈針漫打捱。我作歌，眞苦切，眼中滴滴流鮮血，苦勸世人作急修，回頭猛省須自決。此歌吾欲令無饜者，日一誦之，庶幾奢欲泊然灰死也。○朱希眞先生東方智士說，亦可喚醒痴迷，其說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里有富人建第

宅甲國中。一旦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遊。今以居第貸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無乏。暫聽子用。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婢妾。羅拜堂下。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徧觀居第。富實偉麗過王者。甚喜。忽更衣東園。仰視其舍卑狹。俯闚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召綱紀讓之。此地高廣而圊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撤舊營新。狹者廣之。卑者增之。曰。如此以當暑熱。如此以蔽風雨。既藻其棁。又丹其楹。至於聚籌積灰扇蚊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竹帚與役夫雜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忉忉焉惟恐圊之未美也。忽閽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皇棄帚而趨。迎富人於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唯圊是務。風月花竹之勝。未嘗經目。

初不知歲月之及予復歸而我當去也凄然戀戀而別〇以上爲不斂約之人提醒至矣然人都身處局中而迯兹有一斂約之準則愚謂大宜彷而依焉王質先曰寻里竹西陸先生篤行人也予最服其分產一節有官禮之風有雎麟之意翁少孤而貧僅有田二十畝勤以治之不二十年饒然自給產業歲有所增生三子伯治耕叔季皆爲諸生翁年五十計田三百餘遂不復置一畝或問之曰吾聞古者一夫百畝踰之非分也今吾三子以三百畝分授之足矣既六十曰吾聞古者六十歸田今吾其代傳之時乎召三子各分百畝戒曰後雖富其以吾爲法廣後者必不祥又曰有田不可無養田者錢粮之輸工本之給皆當預備不然卽爲田困矣因以所儲積者各授百金而叔季特多分二十金曰與爾爲讀書膏火之資又

各分米三十石。曰。使爾一年食用早儲。卒遇荒歉。亦可無慮。因嘆曰。吾畢世辛勤。自分無刻取貪求之過惡。幸叨天祐。有斯以遺爾。三子。其福多矣。倘有薄餘。非爾望也。因常往來於招提道院。月爲放生會。凡有善事。隨遇量力爲之。以是優游娛老。又三十餘年。至九十六。談笑而逝。囑諭後事。井井具篋中。吁。若翁之起家成業。眞所謂制節謹度者矣。循循焉不速。抑抑焉不縱。世猶有能之。獨其忽然限制。而不復生心。以爲只如此便足。何識力之卓爾難及耶。勸勉人者。動謂不必爲子孫計。斯言未足以當人之心。故人之爲子孫謀者。役役而未已。必若竹西先生之爲子孫計。庶幾籌之至而愛之深。不矯不溺。誠足爲法程也。○

南溪梅光遠少而貧。壯年起家。亦旣成富室矣。有子有孫。人爭羨之。而光遠則矻矻若有憂者。蔣道林謂

之日。人皆謂子復何有憂。吾謂不然。人未有可無憂者。如子之起家。日進月增。而或未必常保如是也。能無憂乎。如子之嗣君。非不翩翩成立。而或一旦無所倚賴。不能常如此翩翩。以致落人後也。又能無憂乎。光遠曰。先生眞得我心者。道林曰。予謂憂之有益乎。無益乎。且予見夫富者。果可常繼。而子孫之日後。爲祖父者。果能主持之終身乎。吾謂子之憂。尚有甚切而不可已者。子獨不憂夫兩脚直乎。至兩脚直之時。萬般將不去矣。夫萬般將不去。惟有孽隨身。則可憂何如也。子今有田有廬。有妻子僕從。視夫貧窮孑立者。眞不啻霄淵矣。只須設巳身於貧窮孑立之地。則脫灑之樂自出。而惟兩脚一直萬孽隨身。則誠有號呼盼望而無能爲力者。是其憂。固甚切於身而莫可釋者也。盍亦乘此得。爲之時。以早爲之地。昔人有云。

但求無業障隨身。無痛苦而死。則大願也。予年且老矣。可不切切焉亟用心於此哉。光遠聞言。大有省悟。旣而得太上感應篇。至誠皈依。以其家產分半授子。存半以爲濟人種德之資。每有所爲。輒欣然自樂。臨終日。沐浴衣冠端坐召諸子孫羅立諭之曰。吾賴蔣先生。言。數年之內。有樂無憂。今益覺得力。爲告爾等。做人切須斬滅貪心。惟貪則癡。惟貪則嗔。纏繞焚燒。終身苦海。貪心一除。無邊受用。我曾實用功來。爾等其各自勉之也。

三十過 富室大家與肩挑者些小買賣。愛討便宜。一年爲三十過。貧者減半。

徵事 瞿嗣興好行陰德。有一人過大雪。凍餓不能起。公憫之。攜錢二十緡。潛投窓隙而去。

歲歉。有貧人來糴米。受其錢五千。佯忘曰。汝十千耶。倍與之。凡負販者。必多償其值。家人恠問之。答曰。彼胼手胝足。以求小利。我忍與之較耶。其後子孫累世顯榮。按洪範五福。次卽舉富。富者。行善之資也。夫前世積功。幸生富室大家。雖不能如瞿公之累行陰德。然減己益人之事。不妨偶一爲之。用以修夫後世。至若小占便宜。戒之甚易。瞿公所云不忍與較。何可不日誦斯言。

【廣義】倘內外遙隔。主人不與聞。須嚴戒婢僕。大忌漫置不理。致其久待。誤一日經營。此富貴家第一損陰德處。不可不察。

◎圖買一產。謂其人不願。而設謀強之者。卽圖之不成。亦記過。

【徵事】龔仲和與李長蘅友善。長蘅過仲和。宿其家。仲和未寢。步月中庭。頃之。長蘅覺聞庭中履聲。起視則和也。因語曰。適得一夢甚可笑。夢與子同坐此齋。忽黃

冠數人排闥而入直前毆汝吾為力解去已復來吾復解之仲和聞而驚曰異哉適欲就寢見月色可人聊步於此因思庭小此刻乃黃冠閒地意欲備價小展二肘不意念慮方萌遂入予夢相對嘆息遂寢其事湖廣盛某素險惡人號黑心簿家頗殷實欲造堂樓五間苦地窄狹數浼人與鄰人姓張者言張不允盛密令大盜指張事急其母與妻售地營脫張乃以氣憤竟死於獄樓成生子六歲尚不能言一日天暑盛坐樓中其子匍匐上樓盛指之曰吾為子孫計故爾設謀今如此愚蠢奈何其子忽厲聲作色曰爾何苦為此爾以無辜殺人奪人之居尚望子孫耶盛大驚望後一倒而歿其子蕩盡家業亦死夫坐一人寃致一人死此為極惡乃盛某不過以圖買一產起見耳蓋欲遂其圖之之心不極此不已是以龔仲和一

舉念間而爭端即顯於長蘅之夢君子之所戒者正當戒其念也○梁吏部尚書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耳何事繁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繼踵宛其死矣定是誰室可謂達哉○宋江西趙尚書家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謀之常立契作詩題于後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晉桃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趙憮然不受券○高公材爲黃巖令執法不狥有顯者奪民山田民訟之公批牘尾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爲限倏忽浮雲變古今又曰踏遍青山山轉峩問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下纍纍冢料得爭山人更多顯者慙而還之○潁州有姚尚書

墓其神道碑穹隆博厚四面均焉州人侍郎某營壽
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乃懇之州守州守曰
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况其碑甚厚便割
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乃命工割之或問州守曰
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
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能中分耳侍
郎聞之慚愧遂止○曹用賓曰秦氏之并六國大似
富翁欲基構之方圓今日以計誘東鄰明日以利啖
西舍後日又以勢脅前後諸家費却幾多心力始成
方幅起屋造宅將圖永遠傳之子孫而死骨未寒他
人已掃除堂奧安坐而有之使驪山癡鬼有靈不啞
然自笑其生平之爲計拙耶○洞雲張翁文定公邦
奇之父也公爲學憲時聽僅二楹上官過訪不便旁
一楹乃其從叔所居適有宿逋願售公倍價買之將

重構焉告於翁翁知其倍也甚愧已忽潸然淚下公訝問故翁嘆曰吁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併其價不取可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翁之孝友仁慈備載傳誌允成潛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勳名道德卓然爲一代名臣也屠應埈康禧公第三子居秋涇橋有一鄰人貧甚負其子孟元銀不能償以屋基及小堂絕賣准退前銀其子故長者不肯受告鄰人曰爾欲賣屋與墳吾當另酬汝直前銀送汝吾不追也鄰人感其意以實訴曰吾房實值若干前因退債故多寫若干今若還價止當受若干餘不敢領也孟元益高其義復告之曰汝不讀書尙知義理不欲虛受我

直。況我讀書識字。豈肯見利忘義。而滅汝之直乎。固與之。鄰人不勝感激。及媪歸。鄰人來訪。數其子之厚德。且叙其感激之衷。媪驚曰。爾之房。已賣。爾今何居。曰。移某所。媪呼其子。取前契。還之。且爲築其墳墓。戒其家人曰。世世毋相犯也。今其墳尚在居傍無恙。後屠氏登科第者甚衆。皆媪子孫。嗟乎。以昔賢之存心。與圖買人産者較。君子小人仁與不仁之別。奚啻霄壤耶。

◎**受人一爐火丹術。**行使丹銀。所值百錢一過。

【發明】顏光衷曰。黃白奇術。能富人。能活人。與君相造命無異。是化工之所甚秘也。今世修錬之家。動以此自愚。又有貧人標竊一二。輒遨遊貴人。而飾衆術以濟之。問其何以不自爲。則曰。力不贍也。夫煑土煎水。古人爲之。何關財力。不則。又曰我無福。傍有福人。夫福孰大於能造金銀。救飢拯貧

者哉。彼既傲然當之。而又曰無福。甚可姍也。窮其歸不過翁銀精乾汞之法。以塗騙一二。而無識者。遂見其小試有効。思欲節火候。堅心志。以全收其功。而彼鍊師先得實腹之利。又伺便。則揭篋脫金而遁矣。多少志士。及良家子弟。墮此圈套。破家蕩產者纍纍。執迷不悟。可不哀痛。人家一錢半畝。猶有分定。況天工秘寶。肯容俗人輒妄窺竊。思之思之。

徵事　有一監司謝事懸車。延一丹士。信如鍾呂。其夫人頗知書史。戲問曰。丹成何以謝方士。曰。渠自能點化不須謝。夫人曰。不須謝。何故以丹法傳君。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耳。夫人曰。今君垂涎點化。志在得金。豈蓬萊三島。有貪財神仙耶。已而其壻來謁。夫人曰。壻貧。丹成可傳之。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不肯以丹法私壻。君非方士壻。獨肯相傳耶。監司終不悟。一日方士夜竊丹遁

去夫人又戲之曰夜來方士赴蟠桃會未知乘黃鶴去否監司默然弟長吁而已○蘇東坡嘗至一寺有老僧兩目有光謂之曰吾有鍊金術當傳之子坡曰吾固不能用也僧曰唯子得之能不用吾是以傳子若扶風陳太守曰求吾術吾不告之非吝也彼得之不能不用反爲彼作禍耳遂以授坡守陳希亮聞之即向坡公處求坡不以爲意遂教之亮作金有成坡嘆曰果有此事吾乃負老僧矣無何亮以贓敗坡私訝之又五年不聞問後過亮子於都市問曰尊翁歸若何曰吾父既敗官即恣意鍊金未旬月而病十指皆落又踰年而死東坡始信老僧之言爲不誣也○王常洛陽人負義氣見人飢寒解衣推食略無難色唐至德二年入終南夜半月朗喟然嘆興慨濟人之無長策也有神人以黃金術授之常曰我聞此乃仙

術空有名未之覩也。徒聞秦皇漢武好此道而終無成。祗為人笑。神曰。帝王處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反欲求此。非也。爾無救人之位。而切其志。固可行此。常曰。真有之乎。神曰。爾勿疑。夫黃金乃山石之精。千年為水銀。水銀猶太陰之氣。故流蕩不定。一合純陽之氣。則化黃金於倏忽也。常乃再拜。神曰。我山神也。昔道人藏書於此。今遇爾義烈。故付之。勿輕傳授。濟人之外。毋私倖。不然將受天罰。常得其術。終身僅兩用之。其子求傳。終不與也。○昔賀蘭百歲服氣。能點化黃金。真宗召問之。對曰。方士小術。不足為陛下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此真大仙之言。與神言若合符契。固知翁文成欒五利以化金動人主者。盡妄也。

二十過 **歲入只知私用。不以官稅爲急。** 【發明】謝氏易簡錄云。凡有產必有稅賦。須是先留輸納之費。却將餘剩給供日用。所入或薄。只得省儉。不可輒爾侵費。若臨時官中追索。未免舉貸出息。以致耗家。品行不立。咎有由矣。

◎**交易田宅不肯卽爲淸割。故欲遲滯。** 【徵事】畢景以苛刻立業。凡田產與之相鄰者。百計欲侵之。及其有急而賣。則陽拒曰。我不欲也。旣復使人陰圖之。及至。則又曰。我實不欲也。其人無奈。只得減價以就。及成契。又日。我銀不便。期以某日來取。及取時。或以色銀。或以米穀。奏而與之。原數并不得全。平生所爲類如此。後景長子。以人命繫獄。破產而死。次子流落乞丐。死於他方。嗣竟絕。今人或不至若畢景之狡猾。然不肯淸割。往往有之。

是亦蹈襲畢录之一端矣。袁氏世範曰。貧富無定勢。產業無定主。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抑賣產之人。蓋人之賣產。或缺食或負債。或疾病。或死亡。或婚嫁爭訟。欲百千之用。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即還其直。雖轉手無存。且了其欲用。而爲富不仁之人邀其急而陽距陰鈎之。以扼其價。既成契。則又延挨撻折。出產之家。所得零微。隨即耗散。而又往來跋踄。費居其半。向之准擬以了此事。竟不足辦矣。勢必復以所不欲賣者并求賣焉。彼富家方自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縱不及其身。而及其子孫。富家多不之悟。豈不迷哉。

十過　置產故欲短價不肯扶持人急。

徵事　常州蘇掖官至司道富甚而嗇

嘗買一花園交易時反覆要賣主減價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少增益兒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其父愕然自此少悟

◎拾遺值十金已上不守其主竟取而歸值價倍過亦倍

增註 愚繹此條之意葢唯恐其有傷於失者或不必十金而人之性命係焉故不僅不取而且當守待其人能書者尤當廣爲榜帖不寫物件數目告失者來認合符則付之意主於亟還其人此則能自守義而且仁以愛人者也故讀是條當重看不守其主句不然豈謂十金以內遂可取之哉觀上文守拾遺竟取自有不應得本過也葢道上所遺總爲非分之得下文取不應得之財百錢一過似可統此而特設此條則又加重其責備實欲令必守其主以還

之耳。徵事羅一峯倫赴京會試。宿山東旅舍。僕拾一金釧。匿不以聞。行兩日。公歎曰。去京尚遠。費盡可奈何。僕曰。無慮。出金釧。告以故。公大怒。欲親賚還。僕曰如此則試期悞矣。公曰。此必婢僕遺失。萬一主人拷訊至死。是誰之咎。寧不及試。無令人死於非命也。急還訪之。則其釧果婢以覆水失之。婢受笞幾死。主翁又辱詈其妻。妻亦憤欲投繯。一門如沸羹。公急出釧與之。且再拜謝過。全活兩命。觀者無不稱嘆。沿塗賣衣以糊口。至京。已二月初四矣。倉皇投卷。是科狀元及第。史玉涵曰。還遺似無足爲先生異者。抑思先生之心。何心乎。舍已功名。憂人性命。豈從區區一釧起見哉。且他人退遺。往往揆之天命。多出於不敢。此之還遺。念念發之至誠。實出於不忍。不敢不忍之間。安勉之別。亦仁與義之分也。○劉留臺少極貧。於浴堂

中拾金一袋。候其人悉還之。其人分半以謝。一無所受。及歸。聞者交訊。公曰。若拾人之物爲已有。是欺我心也。欺心必有災禍。況商人半生辛苦。一旦失去。必死非命。吾安分以過餘生。終無悔恨。既而父子登第公歷官西京留守。五十年間。子孫登仕籍者。三十有三人。王伯詒曰。富人行之無悔易。貧人行之無悔難況衆口交讁。不生轉念。豈非仁乎。

五過 倚勢白占及乘難覬取者。計百錢爲五過。用威嚇詐者加倍。

徵事 張先與郁丙爲鄰。以屋基成大訟。後丙死。同邑有湯福者。病入冥見丙迎告曰。吾舊與張先鄰居。吾屋柱址已盡吾界。簷溜所滴。實張先之地。吾訟官强奪。不過三尺。幽冥譴責。至今未已。君歸煩告我兒。令急割還。庶幾一段

事了。福還言之。由是傳播。自占之報視此。〇湖州小客貨薑於永嘉。富人王生因爭價。怒毆其背。悞傷立死。生急救方蘇。飮以酒食謝過。取絹一匹送之。客還至渡口。舟子問何處得絹。具述前事。時數里間。有無主流尸。舟子因從客買絹。并丐貨薑籃。客既去。運篙撐尸至其居。脫衫袴衣之。急走叩王生門曰。頃有湖客過渡。云爲君捶死。浼我呼其父母妻子告官。留絹與籃爲證。旋卽氣絕。不敢不奉告。王生舉家泣悑。賂以錢二百千。舟子勉從其請。相與瘞尸深林。王生家有惡僕聞之。竟出首在縣。生下獄拷掠死。明年。薑客又至。閽家以爲鬼。駡之曰。向者汝偶仆卽甦。使我家主死於非命。今尚來作祟也。客怪嘆曰。我幾死得活。蒙賜一絹。賣與渡口舟子。卽歸。今方齎土儀致謝。何以爲鬼耶。王生之子。哀慟留客。執故僕送於官。索捕

舟子皆繫於獄覬取之報視此○紹興一布政某巧於貪饕積財至數十萬及致官歸買良田十萬畝富甲一郡其祖父屢見夢言冥譴將及不信止一子一孫淫賭無節皆夭死布政公尋染癱瘓子孫媳婦頗著醜聲不數年間家貲已盡矣布政臨危時忽張目大呼曰吾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萬不少我手中置我手中了不曉吟畢遂死若布政者必自古覬取兼之者也胥起宗曰余每見權貴之家及暴富之室不肖子孫淫蕩恣靡或身未死而產已暗鬻他家或肉未寒而人已裂據其室前人一銖一寸而積之後人如泥如沙而棄之而彼不肖者大半皆聰明人也此何以故蓋由當日逞威挾智逼勒牢籠以成巨富始而耗人後為人耗語云來得不明去得正好蓋此謂也○王藻潼州人為府司刑吏每日持金歸妻疑其

鬻獄所得。因遣婢饋猪蹄十觔。及歸。紿曰。送十三觔。藻怒婢所竊。笞之令招。不勝痛。誣服。妻乃謂曰。君日持錢歸。我疑鍛鍊成獄。姑以婢事試汝。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必招罪咎。藻悚然大悟。汗流浹背。因題壁曰。枷栲追來只為金。轉增寃債幾何深。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即罄所有散施。棄家學道。後成仙。○徐公晞少為江陰縣兵房吏。存心愷悌。孳孳救人。解寃釋罪。被德者甚衆。人奉財。必問所從來。其家計寬然自給者。則十取一二。或云假貸。反以資之。愈盡心其事。噫。惟其如是。所以少為兵房吏。而後乃為兵部尚書也歟。錄之以勸世人。準之為法。○鮑曼殊曰。財之為物。如九尾天狐。能千變萬化以悅人。使之各暢其欲。各遂其求。試以一人之身言之。戚族得之而加親。賓友得之

而加密。妻得之而加和。子得之而加順。人之視此眞若必不可得已者。於是乎求財之心。鷄鳴而起。無竅不鑽。取財之事。竭澤而漁。無微不括。感應篇於此事。不啻十數致意。而末又提出横取人財。及取非義之財兩段。與枉殺人並重。嗟乎。莊誦聖經。危哉斯言。痛哉斯人也。太上若曰汝之取財。以奉身也。不知死亦及之矣。身既不有。何有於財。汝之取財。以養家口也。不知妻子家口。且因此而致死喪矣。妻子家口既不有。又何有於財。噫。亦可憐矣。亦可悟矣。不特此也。道藏云。凡人間財食。陰曹有掠剩司以主之。但過本分。即爲掠去。佛說人生所用財帛。爲五家所共。一曰國王君長。二曰水火。三曰盜賊。四曰刀兵。五曰不肖子孫。故人雖至巧。或能取其所無。而天固無心。偏能耗其所有。諺所謂前門逐獐。後門失鹿。耗敗之來。有不

知其然者。金玉既不可恃。罪孽徒以積身。不誠大愚惑哉。【附錄】留餘堂功過格拮案三則。一日俞翱者專造鑽鉛假銀。正德戊戌。至晉陵。買羊四隻。許價一兩三錢。主人弗聽。明日。主人他出。復來增價一兩八錢買去。夫歸。怪其增價太多。視之乃假銀也。怒罵其妻妻忿縊死。夫痛其妻。亦縊死。不數日。翱被迅雷擊死嗟乎。俞翱所知者。用一兩八錢之假銀耳。豈知畢其夫妻二人之命哉。乃夫死妻死。翱亦震死。每人一命約止值假銀六錢矣。世之貪官汚吏。橫紳土豪。虐取人財以快己欲。或虛聲恫喝。或設計網羅。未必即有殺人之心也。然而被害之家。財命相連。有以驚怖死者矣。有以憂憤死者矣。有以飢寒死者矣。殺人者豈必盡挺與刃哉。陰律甚重。槩從抵償。不拘陽間人命。致死之例也。請以俞翱爲前車。一日定遠狄令。有富

民死。而其妻掌家。叔欲爭其財。告縣密囑曰。追金願中分。狄立拘其嫂。拷訊之。枉法斷焉。其婦憤恨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前婦手提一小圓魚掛於牀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身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頭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而死。嗟乎。病死者。世所謂考終命也。乃有如此怪症。如此惡病。痛楚號呼。落皮徹骨。經年累月。求死不能。病之慘。固有慘於刀鋸鼎鑊者矣。乃其子訃狀。不過曰某月某日。終於正寢而已。愚者橫者。遂曰。某某且得善終。天道何知哉。死者如啞人受杖。無處說苦。生者如盲人側聽。但聞杖響。不聞號聲。直臆曰官刑不痛而已矣。一日蘇州盤門外。一賣油人嘗往城中大家。見一小兒五歲。珠帽金鎖。遂起惡心。抱兒荒僻處。劫其金珠。推兒於井。勤苦經營。漸致大富。後妻生一子。狀似

所殺小兒。心甚惡之。至五歲時。賣油人以天暑當風熟睡。兒拔髻中銀簪。戲刺其胷。其父疑是蚤蝨。舉手一拍。遂貫胷而死。嗟乎。人知陽債利重。不知陰債利尤重也。賣油人殺五歲小兒。天亦以五歲小兒殺之。此王法抵償之常耳。惟是珠帽金鎖。所值不過數十金。賣油人勤苦經營。遂致為蘇州大富。此兒一旦擅而有之。豈特百倍於帽鎖之所值哉。深可憐者。賣油人十餘年間。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嘔盡心血。做盡牛馬。總是向債主借本錢。替債主營利息。一旦債主來到。直入臥房。算盤亂響。立時將房舍園囿。田地湖池。服飾器具。奴婢車馬。并此算帳之算盤。不得留下一个。編成號簿。盡還債主。絕不拘陽間加二加三之常例也。吁。可憐哉。陽債有倍息者。則人畏之而不肯借。乃肯借此十倍百倍之陰債。其亦不學於算法乎哉。

三過 緩急於人索取不諒情。詞氣間或以招尤。另加過

發明 嘗聞前輩之厚德者曰。凡與人索取債負。須寬和有道。當其有事時。不宜索。當其他客雜處時。不宜索。當其在外時。不宜索。當其醉時。不宜索。當其病後。不宜索。知其處境必不能還。亦不宜索。數語非特厚道。抑亦富家立業之良規也。

◎收取田庄租入。一意求多。毫不體恤。

附錄 南城暗窠程氏。邑之以富著者也。獨有程毓文者。生平朴厚。無鄉豪氣習。崇禎中。郡邑諸大家多苛削庄佃。競用大斛。民莫敢忤。毓文之父。亦以斛小於衆。欲改造之。毓文堅執不可。曰。使吾家長有此小斛之入。足矣。且小民終歲勤劬。良苦。而又朘之。毋乃不可。父感其言而止。一夕夢神告曰。子用意厚。旦日將盡燬諸家廩。獨免子。

覺而駭焉。次日旁午。程氏諸廩之在竺由。及嚴湖塔者。皆次第焚燬。獨毓文家廩。火及而熄。竟符其夢。

一過 **取不應得之財。** 如為人任勞。於酬謝常例外。使心暗取若干。及賤價買物。不滿其值。或囑物於人。於價值外。多賣若干。或因博奕賭勝而利人之有。如是等類。皆謂之不應得。百錢以內為一過。

增註 註中所云為人任勞而得酬謝。此句最須細審。或以心。或以力。代人勞而濟人事。其得酬謝。固其宜也。若昧心昧理。助强凌弱。以是得酬。過惡最重。諒人共知其不可者。其或為人排難解紛而得酬。則少受禮物。不致為過。然而排解之功。則折去矣。既欲積功。亦所不宜。更或有當官為人寬罪而得酬者。人每以為無妨。不知此中最易犯過。蓋使其罪而果可寬。猶曰為人任勞。然寬之則可。借此以取財。不幾於暗

倘君上乎。明理君子。當亦不敢爲也。苟其不應寬者。故出人罪。輕言之。第曰寬人罪而受謝。究言之。竟爲棄國法而得賄矣。大抵忠厚人取財。犯此過者居多。彼方自居於任勞得酬。以爲無過。吾恐其幷不得附於取不應得之財條例也。特爲拈出。幷誌二事。一以爲儆。一以爲法。○荆州府推官魏釗以公事往石首。道經某鎮。鎮有鄉紳徐少卿。家奉梓潼神靈甚。忽夢神告曰。明晚魏推官過此。此人前程遠大。宜厚待之。次日果至。因欵留焉。數日。少卿復夢曰可惜魏推官此去。受賄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寃。上帝已削其官爵壽亦不永矣。未幾。魏丁母憂。復補濟南。尋陞戸部主事。一年。卒於京邸。○薛西原里居十七年。人以非義干者。卽婉辭之。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爲人囑托。以自損廉恥。若受賄枉法。損德尤甚。此當銘之

於心。不可忘也。誓之於死。不可改也。【廣義】不應得之財。旁註詳矣。而猶有未備者。愚謂可以意推之。換諸聖賢義利之辨。凡無因而驟致。縱令無損於人。而已分所不應得。斷然不倖取焉。此雖難望諸常人。而君子之立節。不可不如是也。敢再錄誌一二事於此。○浙人鄒定四穿一窖。得伏鏹甚多。頓爾侈靡。美其輪奐。落成之日。偶一匠工與其子戲。墜地而死。訟於官。官知其有藏也。挾而索之殆盡。訟乃始解。其堂宇新搆者。已爲他人有矣。蘇公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禍。定四之謂也。○徐孝祥居吳江。隱居好學。布衣草履消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坎坍陷。諦視有石甕。啓之皆白金也。亟掩之。一毫弗取。人無知者。幾三十年。值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迺啓穴。日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全活不

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唯荊布遺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子純夫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史玉涵曰。收羅散貧。較不取者。更進一籌矣。且其日取而無犯最難。眞有坐懷不亂手段。○江晴麓云。夫財。人所欲也。得非其財。即財即禍。余官姑蘇。有潘姓者。掘地得金二十萬。以分其子潘奎潘璧。兩母出也。璧年尙稚。奎乘其病。投毒餌中殺璧。鄰人覺之。以其家事也。寢不敢發。奎生二子。長名城。次名垣。城性聰頴。然淫恣無度。入貲爲國子生。司成姜鳳阿覧牒曰。何名潘城。爲增一璧字。父奎聞之。甚不樂。葢所殺弟名璧也。已而璧城破其家。百計索金於父。不得。遂設謀毒殺其父。說者以爲璧再生爲璧城。以子殺父。報殺弟之業。夫藏金。無主者也。然無故得之。尙且兄弟相殺。父子相戮。産盡人亡而後已。則夫巧取計奪。獵人之

財以自富者能保不爲禍哉。昔人有言。吾辭禍。非辭富達哉。○劉東山公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戴笠乘驢。蕭然布素。平生不通請託。薄田僅供衣食。常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況官貨悖入者乎。○泗州蔣成屠估於鴨嘴湖。有客以竹荷包袱宿其店。成覺之匿金致富。既十年。端午宴客。成忽舉一對屬諸客對。其對曰。青絲繫粽。汨羅江裏弔忠魂。內一人號古澗者。先夕夢一人教云。明日當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且叮嚀曰。能言之。管取獲利。古澗遂舉以對。成失色。席散。以二十金求其藏口。澗亦不深求。歸以語妻。妻曰。此冤鬼假子雪耳。不言將有禍。遂以其金首之州。州捕成訊之得實。取客屍於湖如生。成伏法。仍以二十金作賞焉。唐文玉曰。古澗之妻。可云有識。

使利其金而不爲之雪。無論寃鬼爲祟能不爲蔣成之。所圖乎此時固當以義自決。不可惑溺而因循者也。婦人具此高見。亦賢矣哉。

◎**放債利過三分**。所得百錢一過出入占便宜者同。

徵

事 王繩武得藏鏹。家甚富。利悉錙銖。不少寬貸。常語妻子曰。吾自獲藏以來。未嘗自食一文。計所取利。年多餘蓄。即養什伯兒子。不憂其窮也。又恒於妻子前。自矜善算。以爲子孫悉不能及。我後家中失火。家財俱成灰燼。所放之債。失票莫追。氣憤而死。◎宋湖州許六以貿易爲業。稍有寬餘。即放錢於里閭之急者。倍取其息。家業驟進。遂有六郞之稱。後病死。其甥女之鄰陸氏。犬生三子。其一白色。腹下有褐毛五字。曰湖州許六郞。甥女往視。惻然不忍。將欲告許子贖之。而許氏之家。亦夢六泣訴曰。我在生無他過。只放錢

取利太多。致貧民或鬻妻賣子。坐此墮畜生道。冥中按因緣簿。遣生陸家。即甥女之鄰也。爾亟以千錢贖歸。過百日。則業緣盡矣。其子遣僕往偵之。見腹下字。僕亦大駭。負之歸。至家。兩眼淚落。妻子不勝悲慟。蒲百日果死。○王質先述竹西陸先生之緩急於人也祗取一分息。必擇勤生節用者。授之曰。彼惟正經人固宜相助有成。一分息亦係彼經營而致。我不負我者可多求耶。愚謂如翁。眞是以人事而行天理者。

◎以僞雜眞巧心取利。如鹽內攙沙。酒中攙水之類。計所得五十錢一過。

發明 人非謀利。何以治生。不能無取。但取當以正。貪心太甚。致效小人所爲。究之非義得者。必於不意處失之。人但顧其前。不思其後耳。○沈龍江曰。人各賴常業以生。然不謂生業而謂生理者。以循理則生。不循理則

不能安其生也。蓋本分之外。無所營求。方始爲循理者已。

唐義 感應篇垂以僞雜眞之戒。集註。謂世間最可恨者。貨賣假藥。尤爲悞人。張安國知撫州日。出榜戒曰。陶隱君孫眞人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甚衆。曾見貨賣假藥。積利起家。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暗滅其祿。或身多横禍。天火雷震。子孫非理破蕩。蓋緣買藥之人。疾病急切。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後藥誤賺。反致傷損。尋常殺一飛走。猶有因果。人命至重。無辜被害。其痛何窮。此眞仁人之言也。

◎以水灌米。利已欺人。計五升即爲一過。

附錄 博州鼓角樓有鬼。不見其形。時聞聲響。或來掩鼓令不能擊。值更者患之。求於蠢禪師。師曰。何不捉住。兵曰。鬼何可捉。師曰。但禁氣勿言。即可捉也。兵如戒

得之。鬼笑曰。此必有教汝者。吾於此所畏。惟龕禪師黃二叔兩人耳。大守以下。皆無所畏。何有於汝哉兵隨訪尋黃二叔。乃一老圃。三十年以鬻菜為業。初無他長。惟是菜之老嫩。束之大小。價之高低。持心不二而已。夫持心不二。遂與得道禪師同為鬼所敬畏。彼欺人者。自謂利於已矣。亦知為鬼所賤乎。

◎交易田宅於常例外占便宜。計百錢為一過。

◎量衡斗斛出入兩樣。一日一過。

徵事 陳後主時。市中震雷擊殺一人背有篆字。人不能辨。道士李居正識之。乃斗稱輕重四字。謝秀林每以小斗輕稱出貨。用大斗重稱橫取。一日雷雨驟興。霹靂震死屢葬屢發。肉潰乃焚腹中得一雷楔。每見出入不平準。常得無後之報。而況出入兩樣乎。宜其雷震也。又有報應之甚異者。江

山縣祝大郞富而不仁其所用斛斗秤尺大小不一乾道八年有道人過其門戒之曰汝宜用心平等不可如是倘怙惡不悛必有來取此四物者災不免矣一夕夢三青衣來言汝家秤尺斗斛安在夢與之既覺急尋已失之矣因憶道人語災者必火也即盡徙室中之藏於山中質庫地忽屏裂洪水湧出如奔屋中財帛隨流而下所居頃刻爲潭家人盡死僅存一小兒至今呼爲祝家潭又有報應之幽隱者萬歷年間楊州有大南貨店其人臨死囑子曰我平生起家在此一秤其子請問其故父曰此秤乃烏木合成者中空內藏水銀稱出則將水銀倒在秤頭稱入則將水銀倒在秤尾入重出輕所以致富子心怪之而不敢言父死子即將秤燒燬未幾子之二子皆死因怨曰父在日用心不公反獲平安今出入公平反將二

子雙亡天道有知果如是乎偶憑几而寐夢至一所如官府衙門狀一官坐於堂上諭之曰汝父生平以輕秤欺人重秤肥己所得雖奢亦是彼命中所應得者但以欺心造孽獲罪於天本身死後處分其家財遺破耗二星使爲子孫迨成人之日將所撑家財盡行花費仍繼以火俾產盡嗣絕以示其報今爾能改父秤力蓋前愆上帝因將二星取回爾宜勉力爲善毋得妄生怨尤則數年之中即換賢子二人來矣醒時一一記之愈加力行善事三年之內果生二子俱讀書成名子孫繁盛嗟乎其父一生作惡至死不悟旁觀者當其時亦將疑天報有差豈知冥冥之中自有昭然不爽者乎雖然世之人效其事者或少懷其心者甚多如買賣則喜占蠅頭出入則不肯平准自謂作家之道當然殊不知其過惡漸積矣周止庵先

生曰家中事但可言省費不可言生財此可爲作家最上名言◎誤收假銀不肯棄去希圖行使用百錢以內一過

徵事 尚書孫辰川之祖生平湻厚一日偶貨物得銀二兩持以示人則僞者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可留以誤人至東湖之濵復於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後生子登第爲副使孫即尚書公

◎借人器物不還與負財不還同總計百錢一過

發明 范益謙座右銘曰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蓋借人之物非得已也既不得已則須愛護如巳物用畢隨即送還不特無厭於人亦且無愧於心至借貸錢財尤宜清白豈可久而乾沒佛家有云未了宿債死後當償斷不誣也

徵事 崇文門右一販煤郎夢其母告曰我宿逋某麪戶債託爲驢償之今巳數載將鬻我於屠

兒念母速來贖命子驚寤訪於麵戸果欲賣驢索價一兩二錢煠郎止有銀四錢乃以情告願書劵約還麵戸執不允旁觀者疑信參半呼煠郎同視驢平直驢見煠郎兩淚交墮有哀訴狀衆憫之捐錢助足麵戸猶不允煠郎懇至再麵戸曰此驢從來不渡獨木橋爾能驅之渡即授爾煠郎祝驢驢躍然逐煠郎越橋事聞於陸錦衣陸喚人驢驗之驢見子跪亦伏蹄跪堦下陸大異之予銀一兩米一石給煠郎飼驢○

梢子王彥須太原人其鄉長者憐王之貧以銀一兩八錢借焉令其相凑買船以度生王後少裕竟負不償一日長者忽見王梢腰繫白汗巾竄入牛欄處少頃報母牛生犢長者即往觀之其初生小牛腰間宛然汗巾之紋不没長者黙識之牛生且壯長者令牧童賣之囑童只索價一兩八錢路遇何屠問價屠私

喜以爲此牛不止此値遂依價牽去有農夫見曰此牛甚肥壯何忍殺之肯轉我耕耘乎何屠給曰此牛適用價二兩伍錢若再加價一錢卽與爾農夫又喜此牛過於是値隨用二兩六錢買歸其牛不須管理自會往返農甚愛惜一日不見遍尋之巳仆於山谷岩下農悵悵不巳旣而知是長者家物何屠得價比長者初賣增八錢矣農乃問長者曰此牛何故止賣此價長者曰其中有故此牛是稍子王彥須託胎投生塡還前債我親目所覩王稍原欠我銀一兩八錢故止賣此價何屠聞之始大悟曰王稍亦欠我肉銀八錢農人亦愕然曰我曾借王稍銀二兩六錢未還共大詫異此係萬曆巳丑年事○永嘉徐輝嘗借丹陽一商千餘貫未及償而商死商家不知亦不復索後輝生一子甚聰俊輝切愛之八歲大病召醫市藥

貨財耗盡而病不減一日忽語所親老尼曰我欲歸
夫尼曰此汝家也曰我家乃在丹陽負我錢今旣償
矣請從此辭言訖遂絕 附錄 俞孝廉繪嘗貸馮生金
馮固不望其償矣繪不忘於心銖積久之具本利親
往謝焉時馮已物故其子珏云父未嘗貸且無券固
辭不受繪曰無券者以而翁知我也翁雖不索我未
嘗敢忘若不償則負翁且負我心矣乃文告其墓卒
償之如此古道貸人者可無觀法乎○平輿闞敞爲
郡掾太守第五常病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於
庭後常舉家患死唯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
三十萬寄掾闞敞孫長大來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
盡還之孫曰祖唯言三十萬爾今乃百三十萬誠不
敢當敞曰府君疾困謬言爾郎君無疑連誌
此事見先賢高風誠足以廉頑而立懦云

◎應還

之遁厭惡索者。一念一過。發言抵觸。滅理傷情。加十過。【發明】中誠經曰。欠他債負。目下未有塡還。長思憂貧。勤想償之。然則致其來索。方抱不安。惟應曲致其不安之情。使索者亦氣平而心服。反生厭惡。公道何存。由此啓釁召侮。何非此一念爲之。

◎負人一些小應貸。【增註】上旣云。負財不還。百錢一過。而此復云些小應貸。蓋不及百錢。亦爲一過也。其特爲君子嚴之歟。【廣義】按負財不還。當分三等。有欺心背義而負人者。與白占同。此其人不足掛齒。亦有偶然忽畧。而失於償還者。此謂耿介不嚴。君子必不苟於斯也。更有一等。世人犯者甚多。蓋本心不欲負人。其奈力不能還。遂以貽人口實。終身愧歉。此其過又在平時輕於舉債。無謹終慮始之心。而貿貿以致此也。○袁君載曰。凡人之敢於

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矣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皆辦若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雖勞苦而不可至凡那債者無不破家也切宜鑒此○羅愼菴曰治家切戒舉債知其不足但當加意節嗇儲不能具只以菜飯不能常只以粥不置一衣不增一器熬耐一時餘可以寬然常足無遠識之人祗求目前之寬餘而那債在後其意蓋謂他日未必不能償也即此便是妄念妄念而遂者蓋百不得一矣終至於破家喪節即其輕爲舉債時而可決之也○侯仲兼曰語云開口告人難誠難矣哉伺候門庭仰承顏色囁嚅忸怩有不勝徬徨顧慮而不敢輕發者此天下之極不堪情處也既蒙慨應則應者胸中必隱然懷德惠之意假使未能淸還致令發言徵色又誰能

堪之。故士君子誠有意爲介節自持之人。一生愼無務爲開口求人之事。所以養高而自重也。【附錄】朱子曰。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明朝先達嘗云。愛恩多。難以立朝。又曰。舉債多。難於立身。皆是卓識名言。

◎**不問而取人一針一草。**【徵事】何隨令安漢。去官時。送吏之食乃取道側民芋。隨以綿繫其處償之。民相語曰。聞何廉令行過。從者或無糧。必爾耳。持綿追還。終不受。○許魯齋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旁有梨。衆爭取啖。先生獨危坐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我心獨無主乎。

◎**應出之財。有吝惜心。**只就其心言。故作留難者。再加過。【徵事】嚴震鎭山南

有人乞錢三百千。震召子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患風耳。大人不足應之。震怒曰。爾必落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奈何勸吾慳惜金帛。命左右准數與之。於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附錄】古詩云。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閒看數十年。此詩大堪為吝財者指迷也。○許台仲家則曰。平居寡慾養身。臨大節。當達生委命。治生量入節用。徇大義。當芥視千金之產。◎

不幸沉沒失脫。不能恬淡自安。鬱結於心。一時一過。

【發明】財之去來損益。莫非有數。既已沉沒。則無可追。既已失脫。則無可返。惟委心順運。落得多少自在便宜。以此抑鬱而不忘。則既失夫財。又病其心。不亦徒自苦乎。聖人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正欲人識命之權。而淡其營營役役之心。方

可以進德耳。愚請進一二往事。爲不知命者。破迷焉。

○錢翁丹吉貧乏之時。祈夢于忠肅廟。神語之曰。予命當有三千金家財。覺而謂所親曰。以吾目前景況。百金且不敢望。何自有三千耶。時年未及二十。既而生理日裕。至四十外。竟成富室。置田益宅。所以廣其經營者。方未艾也。謂所親曰。吾少年祈夢。謂當有三千金家財。彼時以爲異事。今吾試思。若只有三千金之業。則立槁矣。又數年。遭盜刼。傾甚破產。擒盜。盡殲之。復連搆大訟。內蓄已竭。而外規廓如。不可收拾。氣結成疾。勺飲入口輒吐。臨終。悉計其家業。合田房物件估之。約及三千金而已。數之前定。蓋如是。其不爽也。厥後子孫。終歸盡亡。則又以人事而消除之。財不可強。而過惟日積。盍審思焉。○趙衛公雄。微時最貧。母在。無以卒歲。夫婦對哭。次日掃地。拾銀一錠。重二十

五兩得以稍活後登相位例銀百錠受而缺其一將詣庫吏夜夢神曰某年月日相公先借用一錠覺而記之則所夢年月蓋拾銀時也○程木公見聞錄云余里一富翁手藏白鏹二甕植樹表識之後將析產與子孫啓其甕封識宛然而甕中則皆水也訝甚盡覆其水於地私疑家人竊之鳴於官窮詰不得情竟以鬱悶死久之火焚其居埋鏹之所變爲園地鋤園者往往得銀焉乃知覆地之水即銀也知而追求則不獲率於無意得之有隨獲而即以事花費者間有連獲而起家者孰非數與明明在是而人不能主是誠難測也○宣和間朝廷復收燕雲科率郡縣照等出錢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子而家甚富聞官嚴督貧戶難輸請於縣願以家財十萬代納縣令遂調夫輦運空其庫七間因之掃治設供具

三晝夜既畢明日屋間錢復堆滿皆紅絲爲貫每五緡一辮辮首必有小木牌上書麻青二字觀者驚異或有解之者曰聞青州麻氏至富號稱十萬豈神運至此耶劉密使人訪之果然即差人往麻請具舟車運回麻謝曰吾家福退錢歸有德今往復取是逆理違天也劉曰吾既輸錢助國豈當更有之耶盡散施貧民助修橋路家益富子貴顯

附錄

言乎定數儘有極奇異者建水州有富室造庫屋用鐵葉裹門極其堅固上鐫年月日時以示後未幾家落此居歸里之仕閩都憲王成宇先生其年月日時即王所生之庚甲也○方崖趙公談其鄉有爲州牧者歸構一堂栽以雙桂即扁之曰培桂因手識云宏治巳酉建斯堂他日子孫必有爲折桂之手未幾爲怨鬼索命死家遂零落嘉靖巳酉鬻其居於人其承鬻者王姓名培

桂也。事之異如此。○寧波張方伯某，頗行貨賄，致有豐橐，及歸建第宅，其隣陸司寇瑜夢人云，陸文九今日蓋房。司寇初未知族子有文九者。詢之家人。曰，有之，名文九至，時甫八齡，後方伯之子破產。竟歸第宅於文九。○張江陵建造府第，豎石坊二所，夢扁上題云，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自謂相業之隆，千古無兩，足當二語，身死未幾，家被抄沒，二石坊皆入官，以充文廟左右坊，其上乃題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二語。○費孝先嘗游靑城，董正圖學舍，壞其竹床，欲償其值，正圖曰，成敗有數，何償焉，孝先視其側書云。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大驚。師事之。正圖授以易，孝先遂以其術名聞天下，○富鄭公留守西京，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建中劉凡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凡數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數乎，且請先

生推算之既畢曰凡若干朶使人數之如先生言先生又曰此花當盡於來日午時富公大驚坐客咸笑不肯信富公曰來日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坐客皆諾次日食罷花尙無恙洎烹茶之際忽羣馬厩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踶嚙羣奔花叢中既定花盡毁折矣於是洛中競傳以爲異事凡此者皆見數之出人意表也

◎非義濫與

發明 此條有麤有細彼以狗私任意而濫與其麤者也其過不言可知惟夫過情之與本賢者之爲而君子亦以爲非義此理甚細嘗觀程子論與傷惠之旨知其過有在矣或問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此所以傷惠明乎此而用財之際其可無準乎前輩謂聖人之一介不取必兼夫一介不與而後可以

成其節。亦此意也。○薛文清曰。輕諾必寡信。輕與必濫取。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其弊尤為推盡。【廣義】與不可輕。固矣。雖然。朱子又嘗言之。謂冉子之請。旣不當矣。而聖人猶與釜與庾。不直拒之。至其與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甯與毋吝。此說正宜參觀。葢恐吝施人之常情。將令有託以自文。其阻人善者多矣。

事神脩身之七

【總論】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又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之曰明曰旦。正不必對鬼神。而始有昭假之誠也。惟當祭祀之時。則耳目心志。倍加兢惕。是固誠敬出於自然。詎有所強勉焉。顧近世之人。放逸旣甚。雖身承祭祀。亦祇視為具文。而平昔之感孚冥漠者。又何問

乎。安居既多慢忽之心。及其有急而求。則又妄爲諂瀆之舉。多見其惑而不知務也。誠取功過格之所列。循而行之。事神之道在斯。修身之道亦在斯矣。

一功 一日間時存想聖賢上帝。暗室謹飭。

徵事 張子韶曰。余謫嶺下。居無與游。自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屯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晉淵明。及近代諸鉅公畫像。乃環列於夫子左右。晨夕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市朝之撻矣。○趙清獻每夜焚香。若有所私視者。人問之。公曰。我自少來。日有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上帝。蒼蒼冥冥。吾安能必達但以濮自防簡。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口者。不至見之行事耳。

◎當天變倍加脩

省。

廣義　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或問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朱子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

◎竈前有怒不遽發。

◎臨祭誠敬。

祭前預爲加謹。及將祭不妄笑談。加倍。

徵事　史稱朱子家庭享祀。即墓展省。齊戒陳設。滌濯烹飪。曲盡其誠敬。奉觴薦俎。追慕感慨。涕泗交流不自禁。小不如意。則終日不樂。祭無違禮。退乃油然。古君子祭祀之禮。未有不致其嚴者。今人獨奈何漫然於其際耶。○昔賢嚴謹祭祀。祭器祭服勿他用。器儲於祠。服則另置一笥。薰香藏高潔處。勿雜於臥房。此雖儀節一端。然實誠敬之第一務也

廣義　葉氏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

多窒礙。如何。朱子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爲主。其他儀物。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

遇時物必薦祖廟。 發明 冏趾家範曰。時新之物。雖至薄。必薦於祠堂。○陳祥道曰。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

掃墳墓必祭土神。 發明 朱子嘗書戒子云。此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爲先人託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樣。以盡我寧親事神之意。勿令其有隆殺。

三功 **五臘八節及朔望日。有怒不發。齋戒脩省。** 徵事 淮陰强富。持身謹慎。接物謙和。時値元日。有一小人逞酒辱罵。富閉門不理。家人鄰右俱不平。富曰。當此佳節。誰不

飲酒醉後發狂人之恒情若與之較量何小也是夕夢金冠紫袍人謂曰汝素長者茲能於天臘之辰忍人所不能忍洵爲難得

上帝嘉之賜汝福壽矣

十功　脩理住屋必先脩祖墓丙舍

廣義　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又曰凡家造祭器爲先王制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孝子敬親之心固當如是

二十功　倡脩積年傾圮正神廟宇得成出錢則另記功

增註　嶽瀆正神歷代聖賢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等建廟立祠朝廷自有典禮不待凡民興剏故格中但有修葺之條然修葺廟宇須加以權度如已經修成亦不必過求裝飾習爲諂佞惟隨其所遇偶然感觸即視力以修之得

准記功者。嘉其誠敬心。非取其諂媚念也

五十功 平時恭敬供養諸賢善及祖先灑掃必潔拈香虔拜無間不冠服不敢入其室腥羶醉飽不敢入其室手不淨不敢入其室持此至誠心終年如一日或無事作輟誠心間斷便不得記功

徵事 解州俞保萬歷初補戍騰越其妻王氏供奉關聖像於室將信香作粒米日夕虔禱誦詩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終歲米積若干保在伍夜夢關聖呼曰爾婦虔誠爾欲歸乎保伏地乞歸呼令揪馬馳行天曉已是解州城外夫婦相見大驚隨赴州

言狀、移文、騰越察之、保離伍、僅一日而伍薄復有關聖免勾四字保軍遂得免、[廣義]按平時供養賢善、亦以檢束心志、所謂神監在玆、蕩佚放肆之爲、有不覺其日戢矣、然寒素之家、豈能寬然多餘室廬有褻慢、何如不供、而惟敬奉祖先、雖貧有不容已者、若苟能温飽自給、規模不可不具、儀節不可不肅、家禮特具其式、凡讀書通義理者、其宜遵守之。○按家禮、君子將營宮室、必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旦冬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病則禱、有疑則筮卜、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又曹月川先生輯錄鄭氏家規首重祠堂曰、祠堂之設、所以盡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開業傳世之本也常須修理淸淨、非參謁毋褻入、尤不許將一應閒雜

器物於內寄放。及令頭畜類入。
違者不孝。蓋若是其嚴謹也。

百過 偏信邪教。**發明** 胡振安曰。君子細民。各有所務。要不外乎日用常行。乃有創爲邪教以惑人者。謂之左道。言與道相左也。如白蓮。天主。大乘。無爲以及煉汞燒茅。摩臍過氣。聚衆燒香。男女溷雜等類。欺罔神明。誑誘愚俗。誠聖世所不容。王法所必誅也。而人咸信之者。蓋人心多愚。最易惑以禍福。一爲所惑。因而生盜生奸。甚則聚黨作亂。及其事敗。身首異處。從無一人得免者。豈不哀哉。沃起鳳曰。近日奸徒聚衆。借名說法。漁色賺財。固該萬磔。而爲其所惑者。聽其家之婦女。源源入菴觀寺院。以致宣淫露醜。傷風敗化。惡得盡無罪哉。主風教者。苟能亟爲禁戒之。亦未必非正俗之一助也。**附錄** 傅奕爲唐太史令。

有西域僧能呪人生死。復呪即生。太宗試之驗。語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僧呪奕。奕不動。而僧忽自倒。不復蘇矣。○成化間。鉛山有妖僧羊角禪師。號能前知。且善呪死術。前後縣令憚不敢問。慈谿張公昺。字仲明。至任期年。有老婦訴僧呪其子死。公受詞。出獄中死囚。令擒僧。即貸死。僧已知之。曰。張公遣囚擒我。今至矣。其徒勸之亡。僧曰。公正人也。將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囚至。縛僧到縣。觀者如堵。公杖之至百。僧了無所傷。而行杖者俱呼號稱痛。公釋縛。謂汝能呪杖者死。復呪其生。吾即活汝。試之不驗。遂收於獄。其夜大風撼廨室。公曰。是僧所為也。正衣冠而坐。待曙升堂。呼僧出。厲聲詰責。褫其衣縛之。將施以極刑。僧股栗。脅下墜一珠。紅光閃爍。又墜一小冊。乃妖書也。公召同寮至。焚二物。

乃以斧劈其頭僧曰容自就死公恐其詐使舁至獄中掘地瘞之壓以巨石三日發屍腐矣又有道士能隱形多淫婦人公擒至鞭撻了無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見公託以他出徑馳詣其居縛歸用印於臂然後行刑隨聲呼喝竟死杖下○廣西南甯府永湻縣寶蓮菴有子孫堂傍多淨室相傳祈嗣頗驗布施山積凡婦女祈嗣須年壯無疾者先期齋戒得聖筊方許止宿婦女或言夢佛送子或言羅漢或不言或一宿不再或屢宿屢往因淨室嚴密無隙而夫男居戶外故人皆信焉閩人汪旦初蒞縣疑其事乃飾二妓以往屬云夜有至者勿拒但以硃墨汁密塗其頂次日黎明伏兵衆寺外而親往點視衆僧倉惶出謁凡百餘人令去其帽則紅頭墨頭者各二令縛之而出二妓使證其狀云鐘定後兩僧忽至贈調經種子丸一

包汪令拘訊他求嗣婦女皆云無有搜之各得種子丸如妓乃縱去不問而召兵衆入衆僧懾不敢動一一就縛究其故則地平或牀下悉有暗道可通蓋所污婦女不知幾何矣即置獄獄爲之盈住持名佛顯謂禁子陵志曰我掌寺四十年積金無算自知必死能私釋吾等暫歸取來以半相贈陵許三僧從顯往而自與八輩隨之既至寺則窖中黃白燦然恣其所取僧陽束臥具而陰收寺中刀斧之屬期三更斬門而出汪方秉燭搆申詳稿忽心動念百僧一獄卒有變莫支乃密召快手持械入宿市集而僧亂起僧所用皆短兵衆以長鎗禦之僧不能敵多死顯知事不諧揚言曰吾儕好醜區別相公不一一細鞫以此激變然反者不過數人今已誅死吾儕當面訴相公汪令刑房吏諭曰相公亦知汝曹非盡反者反者已死

可盡納器械。明當庭鞫分別之。器械既出。于是召僧。每十人一鞫。以次誅絕。至明。百僧殲焉。究器械入獄之故。始知凌志等弊竇。而志等已死于兵矣

◎㓗立淫祠一所。重修者同論。

附錄

宋包恢知建寧。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何尊畏之。即毀其祠。○黃震知廣德州。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舞牲迎神。嘗爭鬥以致犯法。其俗又有埋藏會。爲坎于庭。深廣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錮一冬。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爲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立禁絕之。○潘鱗長云。楚永州接壤粵西。値旱魃爲虐。忽傳粵西活佛出世自稱神農帝主。五穀真仙。能現身言語。或附體憑人

謂敬之則蟲不害稼。否則立致人死。楚粵愚氓晝夜迎賽奉之者狂。於是巫覡乘機煽惑。科歛愈熾。永紳劉振賢封公諱國柱者。聞而嘆曰。豈可令開天粒食之聖。淪于妖妄耶。遂援古西門豹之投巫。韓昌黎之闢異。狄梁公之焚祠。上書當事。曉示愚氓。力爲止之。永士民稱公此舉功。被榆枌。誠不誣也。夫毀淫祠非燭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驅妖妄。非行已端而處心正者。不敢如劉公。斯無愧其爲古今之端人正士也已。

三十過 自知過失不改行修善。更設齋醮祈免。干瀆神靈。

發明 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凡人不早自砥礪求爲聖賢之徒。苟且作爲。取快一時。忘其後患。反

之中心。多有不堪自問者。一旦悔悟。惟有痛自洗滌。勉強行善。使善日益長。惡日益消。天地鬼神。鑒臨匪遠。不特可以蓋前愆。且可以獲後福。轉移之道。舍此安從。今人謂諂媚鬼神。即獲陰祐。禮誦經懺。便得消災。平時縱心違禮。毫無顧忌之心。至死不革。彼其所恃。惟有經文數卷。佛號千聲。瓣香一爇。醮壇一疏而已。孔子曰。得罪于天。無所禱也。天道福善禍淫。爲善者。加之以福。不待邀求而後至也。爲惡者。懲之以禍。豈因祈請而得免乎。今夫郡縣之吏。誠知奉公行法。必當明賞罰之條。絕請託之路。苟有罪而干以私。則拂然而怒。不惟不聽。且重坐之矣。況鬼神與佛奉天行事者哉。彼不知自修。而以邀媚之事。冀免罪戾。祗益其愆耳。夫復何益。人亦可以反矣。○四本堂詩曰。不義慢燒千束紙。虧心枉爇百鑪香。神明祇是持公

道豈受人間枉法贓

徵事 王介甫子雱病亟命道士行醮大陳楮錢其弟平甫曰兄在相位常以公法繩奸吏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法耶雱竟不起此神明不受妄干之証也○朱子云泉州一富室捨財造廟舉室乘舟往廟所致祭落成中流舟溺無一人免者民心不得其正眼前利害猶曉不得況義理哉○李東谷曰世人不思積善積惡殃慶各以類至惟託緇黃誦經持呪或謂保扶或謂禳災或謂薦亡如此則有資財者皆可免禍矣昔寒山見人家懸幡因作頌曰半作幡身半作脚掛在空中驚鳥雀行住坐臥思量著只好把與窮漢做襖著達哉斯言

附錄 羅文莊公困知記曰梁武帝問達磨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記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

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靡費之事。日漸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柰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決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

不足信耶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為有益而為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為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為之解脫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千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愚按開明世之建道場以為功德者無有如此剴切故備錄之

◎祖宗丙舍力能修葺任其坍毀不顧

十過 祈禳不修善事專務殺生祭獻

發明 蓮池大師曰神明固不可褻而亦不可諂如祈求願心切勿告許宰殺牲牢之類此名惡願有業無功縱得遂心終有苦報乃至造像造殿袍旛供器只宜隨便喜捨不可有心求福蓋大悲平等是佛正直無私是神豈有因賄降福之理若以

理言。惟在忠君孝親。憐貧哀老。救災恤苦。戒殺放生種種陰隲。種種方便。隨分所能。力行不怠。庶幾有濟耳。○胡振安曰。世人信禱。遇有疾病。訾視醫藥。惟以祭獻爲事。甚有一禱可破中人一家之產。雖傾貲竭髓而不顧。究至產破而身旋隕。財命兩失。猶悔禱祀之未至。痴迷至此。皆由師巫輩巧爲誑惑。鄉愚煽動。老少如狂。安得有心人廣爲之開示也。○愚按因疾而脩善以獲報者。往往捷于桴響。方其急時。既不惜費。則善事何不可爲。人何不即以祭獻之貲。實行一二有益善事。雖命數在天。未始不因其一念之誠而有可挽。同以理揆之。不難明曉也。

◎祭所不當祭者

發明 禮經有淫祀之戒。陳澔曰。假如正當之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便是淫祀。今世俗于。動輒瀆神。忽其尊嚴。欲屈之于篳門圭竇之地。忘

其輶褻群闖入于巍殿寢宮之中意將謂鬼神歆此飲食自與我爲親也遂有操一豚蹄而祈祝無所不至豈非侮慢之甚乎而世人不察也甚至憑庸僧俗道之說爲齋天饗帝之舉犯分僭越雖曰愚昧罔知然不得謂非過也

附錄　朱子曰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淫祀無福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爲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丘瓊山曰神人一理以非禮祀神而神不之享亦猶人以非禮待人而人不之受受非禮之食者必餔啜之小人享非禮之享者亦必淫邪之小鬼也○嘉定紀王廟鎭有張三官者行商于橫涇泊舟步岸見一婦人獨坐檐下

同舟者戲令挑之。不意婦之翁姑夫叔。俱在後屋。聞聲突出。擒毆幾斃。同舟者亟往求免。始得釋。後五年。復過其地。見有廟巍然。祭禱者雲集。詢諸土人。土人曰。此張三官廟也。因詳述其故。則由婦家作祟始。蓋毆張時。婦不免有矜憐之心。中不自安。夢寐間恍見張三官來。曰。吾爲爾被毆致死。特來索命。因患疾發譫語。作張三官言。舉家危懼。聽巫教導。爲之設祭立廟。而張三官之威靈。赫赫于鄉愚之耳目。有患疾者。輒作張三官言。祭則立愈。遠近聞風。走禱廟中。兩三巫執事。猶不給。張三官聞此大駭。乃以已之實事告之。相與至婦家。初猶驚爲鬼也。繼知其果未死。閧然大笑。祭者中途各散。鬼遂不復靈。觀此則知朱子謂恍惚影響。乃是心有憂疑。及邱文莊所謂淫邪小鬼。皆確然者也。而凡媚神妄祭者。誠當謹守禮教。勿爲

巫覡所惑矣。○按洪武間革淫祀。民間許祭竈及中霤。中霤。卽家堂神也。又許祭五土五穀神。謂春祈秋報。小民之情。亦有不容已者。今俗歲暮各祭土地于家。相沿此典。或各家聯會輪舉。稽諸會典。凡各處鄉村人民每里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專祈雨暘時若。五穀豐登。每歲一戶輪當會首。今世每以祀城隍神。謂之社祭。亦古意也。又出門必祭五路。卽古之所謂祭行也。按古有五祀。今世祭門祭井之典。久已不舉。愚謂井之功與竈並重。其祭固不可廢。特今世知有祭竈。而不知祭竈之禮。宜遵文公家禮。用紙牌書司竈之神。置竈上。焚香再拜跪告曰。今日歲暮。敢請司竈之神出寢就祭。迎紙牌正寢堂中。儀節與祭土者同。今但祭于竈上。不幾褻乎。已上諸祭。皆民間所通行。苟因疾病有所祈禱。祀先之外。亦

只宜祭家堂祭竈。推而至于祭土地。已覺義理不倫。上之而祭城隍。則冐瀆矣。凡此皆當審而行之。昧此者總謂之淫祀。

◎將經書爲戲謔之具。一言十過

【發明】彙編註云。犯此罪者文士居多。或以聲音巧合而借佐談鋒。或以字句偶符而援添慧舌。又見市井輩。多以四子書言作酒令。習而不覺。斯固蚩蚩。無足深責。獨是讀聖人之書者。乃即侮聖人之言。試思既號文人。亦何者不可以發才鋒快雄辯。而必以聖賢之言作謔浪話柄乎。其獲譴豈可以數計也。吾願讀聖賢書者。咸痛戒焉。

◎失小物呼神呪罵。

◎祀先失時。因病因正事。則令子弟代。若因游戲酒食。雖令人代。同失時論。

【發明】程伊川曰。喪祭。禮之大者。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忽此。厚于奉養而薄于先祖。甚

不可也。○語類載朱子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四時大祭。用分至日。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祭于正寢。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忌祭只祭一位。亦遷主。按朱子所謂俗節。指重午中元九日之類。愚謂此三日。但薦可也。不必祭若今世俗節。則有清明。七月望。十月朔。乃國典厲祭日期。各家皆舉家祭。習以爲常。此則分至四祭之外所不可廢者也。又有除夕一祭。亦是俗節。亦不可廢又魏莊渠先生曰。生日不受賀而獻考。罔極情深。此意却甚懇至。今人生日供佛。殊不經。宜具酒果薦廟

附錄 鄉校禮輯教民榜祝文曰。昔者祖宗相繼。教育子孫。懷抱提携。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煖增減衣服。撙節飲食。或憂近于水火。或恐傷于蚊蟲或懼罹于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

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未知所以為報。茲者歲序流易。時維仲春夏秋冬。追感歲時不勝永慕。謹備酒饌羹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尚饗。此文辭語淒婉。讀之。可以知報祀之意。動人罔極之思。

◎展墓不至誠

徵事 孔塡母既葬。歷官祕書丞。始歸焚黃。其母忽現形責之曰。汝棄吾去。盜發吾冢而子不知。歲時祭享寄二三僕。而子不問。敬親孝祖者如是耶。本當得冥譴。以汝居官修謹。姑置之。自後切須勤視墳冢。歲設祭甯山神。亦以安我也。按不至誠。謂畧盡虛文。無以格親。不祭土神。無以甯親。若并虛文遺却。固應加數倍論過矣。○崇脩指要曰。墳墓為先人體魄所藏。寒烟蔓草。愴焉生悲。斯至情之不容已者。故朱子稱湖南風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塚。往往哭盡哀。他處則不

然矣。今世俗假拜墓之名。大率與兄弟親友。放情游覽。盡歡而歸。求所爲追思哀慕之情。漠然無也。俗敝已甚。秉禮君子。宜思所以維之。

◎伐一祖墓樹木。枯死者則非過。【發明】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于邱木。

【三過】醉入廟院。◎臨祀發怒。雖中理。亦記過。

【一過】一日間涕吐便溺不忌三光及不敬家堂竈神。【徵事】崇修指要曰。孫瑾奔父喪。嚴冬跣足。載柩渡江。適值天昏地黑。瑾慟哭虔禱三光。一時風止波息。日爲之見。又繼母唐氏喪目。禱于三光。舐之復明。唐氏卒將葬。時春苦雨。瑾夜哭。天遂霽朗。至壙。昏夜無光。瑾復

哀號星光燦爛月不當期烱然如晝以此觀之三光在上不但有照臨之恩且隨祈而隨應矣安可生玩忽乎○袁太夔夢家堂神謂曰汝生平旦晚在神位前焼香甚善但汝鄰佑俱到神前取火反生褻瀆以後不必焼香觀此則家堂神不可不敬矣○淮安某士醉後戲一婢婢力拒得免四鼓時妻忽叫醒云頃夢一神星冠皂服頗似竈神向汝寫文簿而去士聞之毛骨悚然即將此婢配人因向婦曰汝昔夢竈神時因我欲戲此婢想事雖未行此心已欺故爲司命所錄耳觀此則竈神不可不敬矣【廣義】愚觀世俗祖先供案前率多簡忽不留意或以雜物堆塞或以鬧雜溷瀆是即感應篇所謂輕慢先靈也白文之言不敬者雖不連及祠堂實當統于其中

◎指觸三光。

【徵事】昔晉陵大旱郡守曾公祈禱甚虔夢

神告曰明日有老人挾一傘入西城門逼之以禱必應其異處只在一傘耳昧旦遣人伺之果得公懇其禱雨老者不得已赴壇焚香告天天忽大雨公禮謝之因問此傘有何異處老人曰愚民今年八十生平敬天地三光所挾一傘遇出路便溺張以護身使不穢觸三光耳張荆門曰非必人人效其挾傘何可不人人效其敬三光也夫既云敬則涕吐便溺不容忽意矧敢無端指觸乎

◎越井竈

【廣義】越竈者少越井及坐井者多不可不戒或以穢雜入井此惡尤重宋江南計吏止于傳舍飼馬及去以馬食餘剉瀉于井中謂已無再過之期矣未幾復由此飲水為昔時餘剉刺喉而死

◎富室大家置坑於家堂竈神附近或時以糞穢過其前

【增註】置坑者一

日一過。過前者。一次一過。若限于地隘。不得不相近。則宜別置神位于幽雅潔淨處。以見敬神之自有所也。此亦行權之法。其或不得已而過其前。須以物遮蔽。如此始可免褻瀆之過。

附錄 順治初年。崑山唐順泉。其父已死十三年。一夕魂忽歸家。附其第三媳曰。我今已爲金神甯濟侯從者。頗知冥間事。余家無罪。止以汝母惜小。拾取穢柴進竈。及家中男女。或傾溺器。或大小便不洗手。輒即上竈。竈神每于月晦之日。上告天曹。故特降合家疫症。其亟謹之。聞者無不股慄。

◎對北溺溺。

徵事 漢管甯偶晨起。對北櫛髮。忽瞿然曰。北辰至尊所居。何可褻犯。溪自引咎。若無可容。古人對北敬愼如此。○奚浦錢氏。大族也。正德丙寅。其族連居火起。數十居皆被焚。三日始絕。煨燼中有小樓三間獨存。乃所謂小四房者姑

婦二人寡居。素事北斗。窘怖時。但向北叩頭求救。須臾見七人朱衣者。立簷下。舉袖麾之。火應手而散。此敬北斗之報也。而褻犯者宜淚儆矣。

◎夜起裸露。及當天洗浴。

【徵事】張元字孝始。六歲時。祖以中夏熱甚。將元溪浴。元不肯。祖問之。元對曰。衣以覆形。惡其褻也。裸裎而浴於白日之下。褻莫大焉。故不能。祖大異之。

◎郭鎧素傲誕。當七月浴罷。裸體而居。舉首見屋際雲端。現眞武形。左右二神。執旗捧劒。鎧甚惶恐。自是永戒家人。不可裸露。

◎烈風雷雨。笑樂如故。◎

五臟八節日。及朔望清晨。怒罵行刑。雖中理。亦記過。若不中理。於冤打苛責本過外。另加十過。竈前怒罵者同。

【徵事】冒起宗曰。婁東有强生者。父死。往龍虎山求張眞人薦拔。

適江右一人亦求薦父。眞人伏壇起曰。穿紫者得度。茶褐色者發畜生道矣。蓋強父衣褐色而殮也。強問何以至此。曰。姑置他罪。只如每歲遇臘。吠狗不輟。元旦輒多忿怒。不禮光明燈。當有此報。強更請懺悔。曰。天律已定。無益也。強涕泣而歸。

◎買一泥塑神像供兒童戲玩。【廣義】以神為戲。何等侮慢。昔李公守松。嚴禁肆中不得塑賣孔子關公之像。所以廣敬也。愚尤惡夫優伶之戲扮演關公。甚至猴戲者亦為之。慢神無忌。亦云甚矣。而官府未嘗禁戒。紳士往往樂觀。此愚之所大不安者也。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扮孔子像。賓客李至言於東朝曰。唐太和中。樂府以此為戲。文宗遽令止之。笞伶人以懲其無禮。魯哀公以儒為戲。尚不可。況敢及先聖乎。東朝驚歎。白於上而禁止

之。此戲遂絕。今之演關公者。亦當如之。

◎朔望日不燒香。

徵事　符仲信白手起家。因病入冥。遇故舊數人呼曰。恩公何為至此。相與拜求一吏。吏曰。此人本合飢寒惡疾。死於道路。以仁慈好施。故能起家。且與之賢嗣。其壽以不燒香。睡起遲。故削數人曰。此二事皆小過。吏曰。不燒香。即是無敬奉天地之心。睡起遲。即是有多淫之意。豈為小過。數人相顧曰。厚德如符公。尚以此減削。人豈可自恣哉。仲信甦。遂以勸戒家人。遂卒。

◎祀先前二日不齋戒及臨祀不敬。

發明　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

其嘆息之聲。○李端純曰。世人以茹素爲齊戒。豈知聖賢所謂齊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令專一也。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君子無時不然。而臨祭則又加意檢飭。誠聚而乃可以交於神明。今人聊以茹素表其文。而役役世事。趨利徇欲。損人害物。不畧一修省。不知其茹素何爲也。○曹氏家規。齊戒告示畧云。切惟時祭之禮。所以展孝思之心。盡報本之道。內當極其誠敬。外當肅其威儀。同寅協恭。務期感格。古人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爲此謹遵文公家禮。前期三日。主人率衆丈夫致齊於外。主婦率衆婦女致齊於內。沐浴更衣。飲酒不得至亂。食肉不得茹葷。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如違。以不孝論。又曰。祭祀務在孝敬。其或行禮不恭。離席自便。與夫跛倚欠伸。噦噫嚏咳。一切失容之事。量

過議罰。【廣義】語類云。古有陰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陳幾亭曰。陰厭之禮可行。神位前及左右。以淺色布爲簾。祭既獻則垂之。少頃捲簾。復拜而撤。此所以體鬼神之情也。祭祀以昧旦。不以晝。今人家多用辰巳。或申酉間。皆非交鬼神之候。朱子隔日治具。次日侵晨畢禮。最得之。

◎祀先

不戒諭室人不潔。【發明】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朱子嘗書戒子曰。吾不孝。終天之恨。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着力處。汝輩及新婦等。切宜謹戒。凡祭肉臠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穢褻慢。以重我不孝。○劉氏璋曰。往者士大夫家。婦女皆親滌祭器。造祭饌。以供祭祀。近來婦女驕倨。不肯親

入庖厨。雖家有使令之人役使亦須身親監視。務令精潔。【徵事】蜀太子賓客李鄲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意。温公曰。此可謂祭則致其誠矣。

◎手不淨翻動經書。【參明】胡振安曰。今人供釋道經典。俱莊嚴珍重。而獨視聖賢書籍。無妨散亂汚累。其移動經典香燭鐘磬等物。俱先沐手。而獨執聖賢書籍不論汚潔。是何尊二氏而輕吾儒也。

◎卧看經書。

◎以書作枕或加股上。【增註】愚意四書五經當加倍論除四書五經外。或在舟中不得已者。容可恕過也。【廣義】張邑翼編次不敬字過格有云。書藏箱笥跨跳坐踢者。一次五過。又云以書如厠及置枕席間者。一次爲十過。致以淫穢之氣觸突者。爲百過。又云。塾師課讀。怒其徒頑劣。

漫將書卷擲地者。一次為三過。生徒背書錯誤。輒從句旁用筆塗抹者。一句為一過。凡此皆是格所未及。採錄於此。告天下人共戒之。

惜福脩身之八。總論 昔人云。淡泊明志。又云。安分以養福。其切於修身者在此。固當以節省儉約為宗。而為天地寶愛施生。為斯人尊崇有用。同此愛惜之心。以為修福之地。且可以占其敬謹焉。則亦修身之不可畧也。○其專論省約之道。名言甚多。節錄一二於此。聞鐘集曰。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福不可享盡。○楊襄毅公父。名瞻。居恒以儉自持。嘗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

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慧遠上人曰逆境易打順境難打逆我意者只有一个忍字片時便過若過順境則諸事適意無廻避處逸樂過節有不期而然者富人一日之費貧人十日之糧狗已忘人必轉而齕人供已過惡潛滋以此召災以此速死人特未之察耳○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又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金世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又曰朕每當食時常思貧民飢餓猶在已也嗟乎古來賢君恒諄諄於儉之一字以成至治

蓋國而費奢。安得無聚斂。家而費奢。豈能不貪婪。洵乎奢儉之分。固治亂所由係也。○李元衡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何陽羨曰。老氏三寶儉居一焉。人生福分。各有限制。若飲食衣服日用起居。一一樸嗇。留有餘。不盡之享。以還造物。優游天年。可以養福。奢靡敗度。儉約鮮過。可以養德。多費必多取。至於多取。不免奴顏婢膝。委曲徇人。自喪己志。費少取少。隨分隨足。浩然自得。可以養氣。且以儉示後。子孫可法。有益於家。以儉率人。儆俗可挽。有益於國。世顧莫之能行。力實不支。設法應用。不知剜肉做瘡。所損日甚。此皆惡俗。可憫可悲。○胡文定公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意處

便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一功 在在敬惜有用之物。不敢輕忽委棄。完好者防慎整之。遺墮者收拾之。得已者節量之。過當者戒謹之。不論己物人物。隨在秉此至誠念。出入無間。一日一功。

徵事 明太祖嘗持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消鎔得之。又出雜紵絲小片縫成如毯者。曰。此製衣裳所遺。用緝爲被。猶勝棄遺也。一日見二內使著乾靴行雨中。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

附錄 咸通庚寅歲。洛邑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于溝壑者。至蠶月而桑多爲蟲食。葉一斤直一鐶。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陰

翳公直與妻議曰歉儉若此家無見粮竭力於蠶未知得失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十萬蓄一月之粮則接麥矣妻然之乃携鍤坎地卷蠶數箔瘞焉明晨荷桑葉詣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灑於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葉得錢市彘肉貯囊中無他也吏搜索之旣發囊惟有人臂若新支解焉吏乃白官鞫之具言某瘞蠶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官遂遣人至村驗埋蠶之處掘坑中惟有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臂附之宛然符合集鄰保責首狀並稱埋蠶是實原無惡蹟吏具報府府尹曰王公直雖不殺人然蠶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加勦絕與殺人不殊當置嚴刑以絕凶醜遂命於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為腐蠶矣誌此事見有用之物必當敬惜而不可委棄

也。◎遇荒年雖衣食有餘思憫貧乏加意抑損口腹

一日一功（徵事）江西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於家款語久之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惟葱湯麥飯而已歡然共飽已執手言別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噫意深矣○抑損口腹在平時已當然此條着眼加意二字正德已巳大水鄉民饑曹定菴致仕家居率先勸諸大夫行賑親黨招飲皆不赴曰民絕食而我輩乃列筵哉日食減常用之半不敢全食米粒間雜糠秕與家人共食之如此週歲無間秋禾登熟始如常張橫渠爲雲巖令歲歉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餓孚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

忍有擇乎莊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此所謂加意抑損者也。

◎日間見遺粒遺字輒拾。

發明　穀粒之爲功大矣。字紙則與並重焉者。蓋人而不有夫字。則一壁之隔。不能相達越宿之事。易以遺忘。況能通問萬里外。周知千載前哉。此其便人之功。已難量矣。而聖賢所以明理。王者所以定制。亦惟賴此文字以傳之。則穀粒有養人之功。而文字實有成人之功。宜其二者相並。非天地間之最尊貴者乎。是以古聖人制字之時。至於雨粟鬼哭。誠以其事之靈通秘異。殆有足以佐造化而扶民物者。謂可褻視之哉。

三功　穢中拾穀粒淘淨食之。

徵事　陳鎰父孟玉爲人良善嘗出行廁側。有鍋底飯

一片在廁旁滌而食之。是夜夢神告曰。汝好善如此當獲福報。未幾生子鎰。仕至尚書。雖陳翁之積功。非止此一事。然既爲行善之人。必極諸無不爲。方不愧善人之目。天神適於此著其嘉許者。殆故欲令人於細微處留意乎。

◎**穢中拾一字紙洗浴焚化**。

徵事 王沂公父極敬字紙。穢中拾得。必以香湯洗浴。埋潔淨地。夢宣聖諭之曰。汝何敬吾字紙之勤也。惜汝老矣。無可成就。當令曾參來生汝家。顯汝門戶。後生子名曾。爲名宰相。

十功 **富貴人留意施濟自奉安淡惜福**。滿一月爲十功。

徵事 伏湛爲平原守時天下兵起。湛謂妻子曰。天下皆困苦。奈何獨享用。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至百餘

家後官至司徒封侯子隆爲光祿勳翕嗣爵孫緩爲局中曾孫無忌爲侍中元孫質爲大司農〇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析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周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昔賢如此盛德眞令人景仰無已也〇李廷善妻徐氏有賢行家貧遇凶歲自度不能活人也則命家婦曰計煮飯用米若干而多煮爲粥鄰人飢者來則食之曰吾日三粥足以無飢矣而餘力可兼濟人不愈於食飯而獨飽乎夫欲施人必務嗇已惟嗇已乃可施人此是相關之理昔賢論之詳矣是故不必富貴之人皆可留心爲施濟之事無如惑溺於私則惟已之是奉而猶恐其不足人何恤焉而徐氏以一婦人而有此愷悌之心廣大之見不

其難哉。○史玉涵曰、人生有些小錢財、亦是前生所種。不可不善惜、亦不可不善用。其牛拔不捨、非惜也。驕奢暴殄、非用也。竇禹鈞家無金玉之飾、衣帛之妾。而賴以全活者不可勝數。斯眞爲善惜、斯眞爲善用。前輩有詩云、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歡娛未許暫停盃。嗟乎。豈特歡娛也、甚而肚腹膨脝、嘔吐穢藉、思得少減涓勺而不能也。故有富人一盤飧、足供貧人十日飽者矣、一席宴、足供貧人終歲食者矣。究之一人下箸、曾無幾何、而諸狎之饕餮、婢僕之狼藉、總折算其一人之祿食也。何如少存節省、多作幾年享受、旋行施濟、以留與子孫領用乎。○陳幾亭曰、慳與儉、慷慨與奢侈、判然人我之分。慳是嗇於施與、儉是薄於享受、奢是厚於奉身、慷慨是喜於及物。未嘗相似相混也。范希文食不重

味。設義庄二十頃。東坡日用二十餘錢。而臨化焚券五百金。眞儉之人。決然不慳。又曰。儉無人我。惜人之財。猶已之財。蓋惜其爲有用之物耳。故儉者多好施省於無用以致用也。否則吝而已矣。【廣義】諸晉三曰。此條尚有可循例以推者。如爲師受人供養。能甘淡惜福。亦應同此記功。蓋天下之物。爲天下惜之。減已一日奉。則爲天下留一人食。斯論亦甚精當。謝簡字一默。性狷介。馮御史恩延爲館師。與主人約。供具無過一簋一茗。曰。余以養腹。且教若子弟儉也。素善酒。至是僅進二酌。曰。無使若子弟他日爇酒。訓五年如一日。師範爲里黨所稱。誌其人爲勸焉。

◎供養貧僧拾路遺字。經一月爲十功。

二十功　誠心持短齋一年。【增注】但不可因有所怨憤而發。蓋持齋者。非以佞佛。非以

矯情。不過爲天下存惜福愛物之念。故得記功。若中藏怨憤。不特無功且日犯過矣。

故事 徐莊裕家居儉素。每過往還之家。見華饌。愀然臨觴而不食。或勸之。曰我今日心禱當茹素。里中有化之者

五十功 終身不御無益珍玩。

發明 沈龍江曰。里中富人。艱難起家者。其居家器用。多不求備。亦不求華美。及後子孫侈大。則反笑前人爲吝爲野。一服一玩。無不盡飾。至有一扇之資。可飽百人者。豈不可惜。然亦不旋踵而遂索然矣。○管子曰。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賈誼曰。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百歲。今半歲而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天下所以不足也。桓寬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剪。工不造奇巧。

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今世俗壞而競於浮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徐賢妃曰。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玩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澆風。又宋史有云。惟思稼穡之艱。不以珠璣爲寶。此皆經世名言。○呂叔簡曰。樸素渾堅。聖人制物利用之道也。彼好文者。惟樸素之恥。而靡麗夫易敗之物。不智甚矣。或曰。靡麗其渾堅者可乎。曰。既渾堅矣。靡麗奚爲。是故君子作有益則輕千金。作無益則惜一介。假令無一介之費。君子亦不作無益。何也。不敢以耳目之玩。啓天下民窮財盡之禍也。

◎化全家永守惜字五戒。

附錄　丁彥超先生惜字歌曰。惜字紙。

大功德。灰堆溝廁。路旁堦側。眼見須當拾。土埋火化付長流。不費銀錢不費力。發勤心。莫休歇。嘆諸般作踐更堪憎。燭心花爆。覆瓶瓮。糊窗糊壁。算將來是拙。省得幾多錢。造下無邊孽。天公辣手不相饒。有時一朝千倍折。舊文章。破書籍。加意收藏。無用底不如燒訖。嘗見貧人去賣錢。道是飢寒顧不得。此話真痴絕。今世飢寒前世孽。不由人擺畫。孽上增添孽。衣食重擔還加石。死亡益廹。請思量。詩書昭萬古。經典流千刼。全憑墨跡。圖名求利。大小千般。日用誰能缺。尊重真無敵。功勞難盡說。惜不惜明神暗記能詳悉。報應從來不差失。

百功 終身無口腹之欲。發明 子思曰。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

腹。以身取節。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蘊東坡曰。菜羹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旣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東坡又嘗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耶。乃作偈四句。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李小有曰。人之口腹。何常之有。富貴之時。窮極滋味。暴殄過當。一遇處困。求藜藿充飢而不可得。石虎食蒸餅。必以乾棗胡桃瓤爲心。使坼裂方食。及爲冉閔所篡。幽廢。思其不裂者而無從致之。唐東洛貴家子弟。飲食必用煉炭所炊。不爾便嫌烟氣。及其離亂飢餓。市脫粟飯食之。不啻八珍。此豈口腹貴於前而賤於後哉。彼其當時所爲揀擇精好。

動以爲猗惡而不能下咽者皆其驕奢淫佚之性使然非天生而然也一種膏粱子弟一離襁褓必擇甘脆溫柔調以酥酪恐傷其胃而疾病亦自不少人生何常幸而處富貴有贏餘時時思及凍餒無令過分物無精粗美惡隨遇而安無有選擇於胷中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子瞻兄弟南遷相遇梧藤間市餅麤不可食黄門置筯而嘆子瞻巳盡之矣二蘇之學力識見優劣於此可見

附錄 席齋濱曰先輩之於儉德稱數其美蓋亦不遺餘力矣而人卒不覺其即於奢者一以習之難返一以欲之易流也然而習難返畢竟由於欲易流端本澄源惟在寡欲

◎**一切作事惟務中禮不隨俗靡費**就終身言

發明 賈誼曰世之俗後相耀人慕其所不如竦廹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嚴安

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侈則無節。無節則不可贍。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漢成帝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定尊卑。異車服以彰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侈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傳咸曰。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竪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綺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堅策肥。古者人稠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曠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陸宣公曰。國之紀綱。在於制度。此王者所以節財

力。厲廉隅也。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惟貨是崇。惟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旣濟嗜慾。肆其貪婪。曷有紀極。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風俗訛靡。甿庶困窮。由此弊也。朴菴子讀此而有感焉。因作頌曰。生民何德。守法其職。侈靡能戒。財產饒給。可以守廉。可以周急。惟彼君子。鄉閭表率。○袁氏世範曰。起家之人。易於增進成立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淺狹。尙循其舊。故日入之數。多於日出。此所以常有餘。富家之子。易於傾覆破蕩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廣大。尙循其舊。又分其財產。立數門戶。則費用增倍於前日。子弟速謀損節。猶慮不及。況有不之悟者。何以支吾。席嘯濱曰。此所

以李文靖張文節俱豫爲子孫計。而不欲廣大其規模也。若祖宗能豫爲之地固善。不然。則祖宗規模愈大。子孫收斂宜愈早。

徵事　宋馮元至孝。執親喪悉倣古禮。不爲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說孝經。鄉里化其風。親喪盡禮。無有齋薦者。夢異人與紺蓮花使吞之。後入詞林。贈尚書。夫事之大者。孰如喪祭。然賢者不以狥俗爲孝也。桓寬有云。古者事生盡敬。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則以奢侈相尚。雖無哀戚之心。而繁文勝者。則以爲孝。黎民慕效。至於廢屋賣業。吁。亦甚矣。其惑矣。故特舉馮公爲世人告。而其他作事固可准此類推也。

附錄　徐伯同曰。古俗質樸。吉凶之用。皆務實益。無浮文靡具。故居官祿入。與民家百畝。俱足供贍。力既不困。事亦及時。晚世浮華。無實之費。什百於正務。所有不支。動需假貸。於是耗損家

業有以不及而失時者。中人之家。語婚嫁喪葬。則蹙額愁苦。富貴之室。利入甚廣。大半乃供浮費。彼犯義冒法以苟得者。意亦爲此。江南諸處。吳下尤極。觀風者屢欲抑塞而不能。顧隨俗者旣溺而不察。卽在有識。亦難遽以古義格之矣。

百過 性喜豪華輕忽物用。經一年爲百過。增註是必於逐日逐事外加記者。發明胡師蘇曰。天地所生財物。固以供人之用。然必撙節愛惜。若有不得已而後用之之意。雖所處有餘。常懼不足。方能用度相繼。倘務奢侈淫縱。任意妄費。不惟所用易竭。而暴殄天物。必爲造化所忌。安能久享福祿乎。做事 康熙庚戌進士沈尚仁爲崇明知縣。負才自高奢華豪舉屏帳几席。備極工麗。入其署者。如登天

宮僮僕數十人，皆滿裝佩刀，衫袴悉用綾緞。都督劉公微言誡之，沈故傲然不屑也。在任貪婪無厭，靡惡不作。爲士民所訟，繫獄半載，所入贓賄，耗費一空。任內交盤未淸，僦舍居焉。僮僕都散去，僅存一小使，日賣衣服器皿，以給朝夕，鬱憤病死，尸爲鼠嚙。都督劉公捐銀五兩，爲之買棺。妻子狼狽，有不堪言狀者。推其原。不過年少興豪。遂致不能操守。貪婪肆惡。似有所不容已。非其性樂爲也。歷觀淸介之官。未有不淡泊以自奉。松父老常述郡侯李公。日膳惟摘圃蔬。三四日始一買腐。嘐城人言邑侯陸公。邀請同年設六簋。皆菱芡瓜茄之屬。古人云。惟儉生廉。信矣。世風澆薄。儘有未出仕者。儼同沈令之風。不可不早戒也。〇司馬文正答劉蒙言書曰。光居家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常衣帛。又曰。光自結髮以來。實不敢錙銖妄取

於人。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也靳。亦其理宜也。今日士大夫服御華侈。交際稠疊。旣不能繼。而取諸非分。以益之。於是名節掃地矣。攻苦食淡。自是吾輩本色。其他拚人嫌怪耳。○唐荆川曰。今之所謂廉者。前有所慕於進。而後有所懼於罪。非眞能爲廉也。若古之所謂廉者。必始於不見可欲。不見可欲。故其奉於身者薄。奉於身者薄。故其資於物者輕。蓋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如郡侯郭文麓。居官以淸苦繩約自立。嘗言曰。吾蔬食則喜。肉食則不喜。布裀則寢乃安。紵裀則寢不安。其夫人亦樂於糲衣蔬食。然則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惟如是而後眞能爲廉歟。○高忠憲公家譜。述其本生父繼成公。嘗以一裙示攀龍。補綴二十年。如僧衲。而服之無斁。所居一室。牕紙第綴破裂。未嘗易新。諸節嗇多此數。而視非已之有。閉目搖

指曰餉我禍矣又述其祠父靜逸公纖嗇治生產負郭田五十畝早作夜息程入量出粒米束薪不妄狼戾平生未嘗負人一錢女翁楊虹橋垂沒以千金託公公曰我猶空中鳥翱翔飲啄自如千金入吾家吾入籠中矣嗟乎介節皎皎非勤生節用豈易保全哉

〇許文穆公典已丑試朱平涵登榜約日聚射所戒勵之既至拜謁平涵初欲親承其教從諸元魁挨近前列傾聽文穆大言曰中後索賜賞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即如我轎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爲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密切體訪定人品高下聞者謂平平無奇平涵曰由今思之即是宋舉主問生事之說生事足則取與明進退輕賞賜節則一切飲食衣服皆可類推文穆獨挈出傒人領悟當是時新貴安然不聞座主有一役一錢之費其慮長其憂切不下

帶而道存矣。附錄曾見寶善堂功過格。有一崇儉論。其畧云禮義生於富足。今人不能行善。往往以貧窮之故。所以貧窮。害於不勤。而尤害於不儉。管子曰。姦邪之所生。生於不足。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無度。又曰。民無餘積。其禁必不止。夫欲民之有餘積。其源在生。其流在用。源有盡而流無窮。就天下之人言。生者十一。用則盡人而難免也。就一人之身言。生者無幾時。用則雖死而未了也。就人情之大凡言。生之念易於自阻。用則愈後而愈廣。無所終極也。極勤之效。不敵不儉。所謂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谿壑。則儉之尤要於勤可知矣。且生物之豐歉。由天。人力有所難强。則生或不可必也。用物之多少。由人。天變不難預備。惟儉則可自主也。曾子固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則天下

雖富。其貧亦易致也。甚矣儉之不可不重講也。其下詳分條件。如飲食衣服等項痛斥晚近世不儉之弊今不備錄。

五十過 作事不務循禮。自恃得爲。縱恣踰節。一事爲五十過

發明 宋神宗朝明道先生上疏有云。古冠婚喪祭。車服器用。差等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擬王公。禮制不足以檢敕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大亂之道也。

三十過 平時爲己取樂延養一歌舞者。一年爲三十過。

發明 犯此過者。

其心必放逸已甚。其於格中過條。無往而不犯可知。人將以爲僅求自適。無意害人。亦何所妨。而不知良心日昃。去禽獸不遠者。正在於此。故其過不可淺視也。○昔誌公和尚。與梁武帝論及樂事。請帝出死囚數人爲驗。命囚各持滿水。周行堂下。戒曰。盃水不溢。當貸汝死。既命作樂以動其心。良久視之。無一滴溢者。帝乃嘆曰。汝聞樂乎。對曰不聞。誌公曰。彼正畏死。安得聞樂。陛下。誠能如此恒懷畏愼。則逸樂之心。自然不生矣。○勞曾三曰。車之行地。羊腸可過。而或戹於康衢。舟之行水。瞿塘可過。而或翻於澗溪。葢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孟氏死生之論。厥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常試思之。使我志氣昏惰者誰歟。使我功隳業廢者誰歟。使我歲月荒棄者誰歟。使我草木同腐者誰歟。使我縱欲忘

反。而流於惡者誰歟。使我弛備忘患。而陷於害者誰歟。皆宴安之。爲也故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薛文淸曰。無教逸欲有邦。逸欲者。亂之原也。國以逸欲而亡。家以逸欲而敗。身以逸欲而爲昏愚。爲戕賊。患無不至。○周公告成王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蓋抑乃檢束收斂之意。畏乃恐懼兢愼之意。此兩字。無論老少。無論貴賤。咸不可失也。失之便流於逸樂。以家國言。則爲興廢之關。以一身言。直爲人獸之關。盍深省之。

【附錄】唐穆宗初年。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競爲遊宴。沉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孔毅父曰。眞宗朝。李沆王旦

同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卽滅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歎陳以爲失德所招上意不悅且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遠征則耽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爲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爲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旦繪像事之每胸中鬱鬱則摩腹環行曰文靖文靖盍服其姿識也觀此可知盈滿爲憂逸豫是戒一防侈心一防靡費保國保家無異理也

廣義

愚因自支爲巳二字意欲增註一筆爲親娛老不在此例旣而讀楓山先生之言謂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大賢高明自有見地

二十過　富貴家遇荒年。不節省繁費。

發明　繁費亦有禮制當然。重其事而不敢苟簡也。願觀於今世行事。其繁文過費。大多無謂而可已。此非必出於縱恣。蓋俗人意見。若謂當然耳。大俗所沿襲。知禮者。豈亦從而效之。至若凶荒之時。雖禮制必當然者。亦不得不量加節省。傳所稱凶荒殺禮也。昔聖賢既有其訓。則知如平時之依禮。且爲不變通。況倘有得已之繁費乎。

徵事　棟塘陳良謨曰。正德三年。州中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收。州官槩申災得免租。明年又大水。各鄉淹沒殆盡。吾村頗高阜。又獨收。州官槩申災又得免。於是大家小戶。動作靡費。無不揚揚自以爲樂也。予告叔兄曰。吾村中當有奇禍。吾家與郁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貢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叔兄殊爲不

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子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叔兄動念問吾三家畢竟如何余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恐終有越一年果陸續俱遭回祿◎貧人行吉凶賓嘉之禮不自量力勉爲繁費

發明 先正格言有云爭名利要審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妒嫉之念撑門戶要算自已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妄生掤扯之計又云諱貧者死於貧勝心使之也又云貧不貌富可以長貧近世士憑陵意氣塗飾耳目貧於家不貧於身貧於親不貧於賓謂不露寒酸本色能自拔俗而其末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竇又云世人只爲體面二字百事勉强身心爲之罷勞名行爲之隳裂護惜小體面傷大體面而不顧豈不大錯

附錄 支元獻罄產以搆高堂堂成而養贍乏適賓諫議過

曰。堂甚好。只欠兩條梁。或問其故。答曰。一條是不思量。一條之不酌量。貧人好勝。正斯謂矣。

◎**容任室人取一字紙書作鍼線包裹。容任糊窗覆瓶等。**與自犯同。逐張記一過。

徵事 康熙壬寅五月。金陵牛市馬回子家。有雷自地中起。欻若火輪。迴繞廳事。家方宴客十數人。皆懾伏無所損。旋飛入室。震馬之妻於樓上。有手製新履幾雙。碎裂於前。其中字紙片斷糜折。蓋其婦夙昔恒以字苴襯鞋底。坐是譴云。愚山子曰。噫。莫污如履。而以字紙苴之。穢褻已極。雷斧之及。宜矣。然婦固無知。不讀書者也。今之拋穢狼籍。覆瓶拭几。展轉穢褻。且有甚於履中之藏。足底之辱者。上帝之怒。更當何如。況爲此者。又皆讀書識字之人乎。

◎**容任家人狼籍米粒。不嚴加誡**

諭。增註謂平時不戒諭，非謂當見不言也。若見而不言，另有見過不規例，逐次記過。徵事松江西門外袁太蘷於康熙四年端午前，以魚鵬拌飯食猫，猫食未盡，因天熱，至明穢氣蒸發，家僮張某取以抛棄牆外，適登厠，見飯粒誤入厠中，告太蘷母，母覓擔糞者，至初七日，細檢飯粒投河。本日下午，太蘷子病，少頃太蘷亦寒熱大作。初八日夢趙元壇至室中，曰：奉上帝命，汝家不敬五穀，執汝赴審。太蘷泣拜曰：某生平無過惡，抛棄五穀，實係不知，此家僮張某所為。神曰：罪坐家長。遂隨行，如入半空，俄一人執旗前來，令帶往家堂神前審理。同至家，家堂神曰：袁某生平燒香好善，此事實坐不知，且所棄米粒，已經收拾，但雷部已發，不能中止，必須經過汝家，然可無害矣。袁猶恐張某仍遭天誅，拜求再四。元壇舉鞭，令袁并攝母妻

子女及張某俱從鞭下過曰皆可免矣太夔遂甦本日微雨雷聲竟日繞屋但不甚震張某是日亦昏迷如醉薄暮乃醒愚按此等事皆由平日不戒諭所致也可不慎歟

【廣義】須知狼籍米粒與感應篇之散棄五穀有別狼籍者忽略爲過散棄者暴殄爲惡矣知忽略之過且不可而暴殄之惡不益宜戒乎張儀方有田數百頃每歲收糧萬餘石倉廩堆積發糶不盡多至紅腐從不以升斗施濟於人自用則芝蔴飼猪黃荳飯牛毫無愛惜正德六年黃河遷徙其田盡倒入河子孫至貧而爲乞得升合珍如珠人謂昔時暴殄之顯報愚想富貴家盈滿有餘一家之中不無隱然犯此者盍常自儆察焉

十過　士庶人家居厭棄惡衣服

【發明】武王衣銘曰蠶桑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

必寒。汪介人曰。力能衣美而衣敝者。天福之。分當衣故而衣新者。人目之。方宏靜曰。堯之至德也。而稱之者曰。衣履不敝。盡不更爲。此非細行也。今有居無長物者。輒曰是硜硜爾。是以堯爲不足尙。何自暴也。

【徵事】明成祖服裹衣袖敝。且垢。納而復出。侍臣合贊聖德。上曰。朕雖日易十衣。何患無之。但念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皇妣躬親補緝。皇考喜曰。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爲子孫法也。

【附錄】范堯夫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得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甯不然。顏樂簞瓢。百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成德。小人以奢喪軀。

然則斯衾之銘。其可忽諸。

五過 有錢不施濟貧乏。置一無益器皿。

發明 漢景帝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齊高祖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見主衣中有玉導。曰。留此正長病源。即命擊碎。唐元宗初立。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總之。古人除布帛菽粟外。皆視爲無益。不惟不貴。且恐屏絕之不甚也。若夫器皿。惟以適用爲主。杜詩曰。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玉壺銀碗。同一飲也。同一醉也。何分別之有。今人每不惜重價購一珍玩。日用之間。一無裨益。顧時加拂拭。以此自娛。爲民。則毫不計及於稼穡艱難。爲士。則毫不念及於民生國計。書曰玩物喪志。此等人充塞

天下。天下何由而治乎。昔王文正公爲相，有以玉帶獻者，曰此帶絕好。公曰，身自負重，使人道好，不亦勞乎。呂文靖公爲相，有以古鏡求售者，曰能照二百里。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何用照二百里乎。文有以古硯獻孫之翰者，曰此石呵之則水流。其直三十千。孫曰，一日縱呵擔水，所直三文耳。何用此爲。三賢之所見者大。所以爲名執政也。

附錄 于穀山曰，宋徽宗一日內宴出玉巵玉盞，以示輔臣曰，用此恐人以爲華。蔡京曰，乃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此不但逢君之惡，乃遏君之善。京之佞不容誅矣。卽此觀之。徽宗以前。天府內庭。未嘗以玉器爲用。乃今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卽購犀玉酒器，以華賓筵。不亦僭乎。夫以商受之奢，賢臣見象筯而嘆。宣和之後，昏主以玉杯爲華。今之士人，且以象筯玉杯爲常，是古

奢淫之主所不敢輕用者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肯淡惜也物力之詘有以然矣○呂叔簡曰滿目所見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這淫巧耗了世人多少生成的財貨悞了世上多少生財的工夫淫巧不誅而欲講理財皆苟且之談也○蘇東坡曰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曰儉然吾儕爲之自與俗人不同又書示內兄曰聞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今退居之後決不能食犆味麤決不能杜門謝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吾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産業也書畫奇物老坡近年視之如糞土也

◎爲自己生辰召客宴會　集錦

屏設鼓吹矜張誇艷者加倍　發明　寇萊公生辰華侈過盛帝聞惡之王文正曰準許大年紀尚騃耶騃之

一字可謂評斷最確。世之好舉慶賀，勞人傷財，不顧損福，皆是駄耳。孫子麟六句自謂年覺日衰，事求日減，堅辭親友，爰作偈曰：花甲纔週鬢已絲，迴思母難轉淒其；長生戒設傷生席，浮壽何勞介壽詞；醵分無端終爲利，獻桃沿習漫多儀；爰聞老子祈清淨，跪拜都捐樂在茲。卓哉達見，可謂高矣。

三過 一服飾過奢，違時王制。於非禮剪裁本過外，又加三過。徵事 范忠宣公將娶婦，或傳新婦以羅爲帷。公不說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我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

◎汙穢書籍。聖賢經傳加倍。徵事 司馬溫公有書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未手觸者。嘗謂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吾輩惟此耳，當極加寶惜。每見爾輩輕以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寶

貝也其人可知矣 ○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闕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僕之所汙損風雨虫鼠之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不加謹也

廣義 張邑翼列不敬字之過其論藏書類曰藏聖賢書必分經史子集分號編次整齊畫一爲上切戒襍亂顛倒又戒卷帙失散簿葉脫落又戒取次觀覽不歸本處又戒閉藏不密鼠傷虫蝕此等皆忽畧易犯特舉出以戒人亦云精矣愚更欲採摘其三條補入茲編以見尤不可犯一曰祖父遺書不能收藏傳後擅將典賣一曰妄以戲文小說襍入聖賢書內一曰漫將淫詞

穢牘混入典籍中。但其論過太重。愚謂循此例焉。當無辭張。又有曰。胸無慧識。輕加批點。與汙穢同。并告讀書者愼之也。

一過　一日鮮衣美食。享用過豐。若處荒年不改。逐日以三過論。

發明　黃含仲曰。人無壽夭。祿盡則死。是以一生財祿。皆有定數。服用之際。豈宜過享。譬如人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有。若日用一百。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又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是觀。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奢而壽長者。何也。曰。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奢侈。則愈促矣。貪奢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節儉。則愈長矣。○陸文定公曰。古人言天地如逆旅。不知此身亦小逆旅也。造物是房主人。我曹是

借房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此謂大限已盡。雖然。若借房人平日安分守法。不得罪於房主。彼此相得。再容他多住幾年。亦有此理。○薛文清公曰。人之享用當各量其分。古人謂惟辟玉食。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飾後用無節。甚至衵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覩其事者。可以爲貪侈之戒。○高忠憲公訓其子曰。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著一苟字便壞。自身享用著一苟字便安。吾一生得此力。○范文正公嘗言。我每夜就寢。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若相稱則方。得熟睡。無復愧恥。苟或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人能存心敬畏如此。何敢以無用之身。安享過人之福耶。【徵事】昔太學有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登鄉榜。皆授廣文。一任黃州。一任鄂州。

未幾任黃州者死任鄂州者爲治喪因祝曰我與公凡事皆同而公先我去何也宜以夢告果夢曰我生於富貴公生於寒微享用不同是以壽異此公後至典郡惜福作善至九十令終○栁玭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胾夕食齕蔔匏而已○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屬官相得一日問及日用之數泰然訝其過多因問若何飲食對曰中飯具少肉晩索羹公大驚曰我爲太守居恒喫菜子爲小官乃敢日日食肉定非廉士遂疎之○胡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來省居久之烹鷄爲饌公怒曰吾居官二十餘年常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今不設賓不祀先而爲此甘鮮以娛口腹詎不爲我累乎○杜正獻公食於家惟一麵作羹或言其太儉公曰衍本一措大名位福祿冠帶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

爲措大何以自奉哉○張文節公爲相所居不蔽風雨服用飲食甚約或規之曰公俸祿多而自奉儉薄如此外人恐有公孫布被之疑文節歎曰吾今日之祿雖侯服王食何憂不足然人情由儉入奢則易由奢入儉則難此祿安能常恃一旦失之家人既習於奢不能頓儉必至失所曷若無失其常吾雖違世家人猶如今日乎聞者服其遠慮○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舊時虀鹽風味甚長久也○蘇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蚤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朱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

年來衰病多因飲食過度所致近覺肉多爲害尤甚自丁巳正旦以往下飯不得過一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飣設肉飣不得用大楪只用菜楪大小一般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寬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方一埜等如有愛親之心宜深體此意○何東山曰君子以禮義養心則心廣體胖若恣食肥甘則神昏氣潰婦女以布衣禦寒則堅苦其志若香薰羅綺則淫蕩其心○朱欠菴示兒書曰先君貧甚一除夕止百錢度歲厨烟蕭然余每用錢輒念此不敢妄費先君終身不用絲絹爲附體衣襪以苧爲之或用青布牀帳并襆被冬夏用布余雖不能盡遵先教然服鮮華輒踖然以懼迄今身家飄泊布袍草屨猶爲踰分更不待言矣未識異時吾子能知祖父之素風留意焉否也又曰口腹

叅養。皆以習成。天啟丙寅。余十七歲讀書漂母山房。先君給予薪米外。每月錢一千。余茹蔬頗適意。千錢猶有餘。歸上先君。二十外館巨室。享盛饌。遂以爲常。不能如初時澹泊。亂後家食。饘粥不繼。更復習儉。早起具飯。留其餘晚食。不更舉火。佐食惟菜豉。不知肉食何物。非予惜福。聊以安貧也。昔東坡謫高安。日用不過五十錢。尙有用不盡待客。張無垢亦云。余生平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二公之品。與所處。什百於余。猶如是。余敢不自省念乎。杜子美流離澹泊。其命固然。一夕醉飽卒。醉飽亦人之常。子美當之。已爲福過。况不及子美者也。

【廣義】衣食其專舉者。次句享用二字。則凡服御皆包括矣。與善堂註云。又有過貪逸樂。役人以所不堪。如除足濯襪及捧壺承溺等。驕子弟多犯之。皆損

福事也並宜嚴戒是格不見旁註想統於交接條所云云易爲事必逸已以勞人其論過葢有在矣彼其戒詞雖就平等交接言然觀開端旁註云諸凡過係卽尊長待卑幼亦同論則可知役使婢僕亦在其中但彼處論過就待人言此處論過就待已言要其踰溺于享用者未有不兼彼過者也讀者宜貫通之○歸雲楫曰有一等世家子弟惰其四肢無所事事至於梳頭裹脚亦須僮僕代爲不知闕却兩手何用如此舉止福祿安得坐享壽命焉能永長○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我親汝母躬執爨而我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李修十日終日端坐暑無勞事未饑而飯至未寒而衣加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

室廬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不於此時勉力爲善。虛懷苦心。日求進德。更且使性氣。縱喜怒。甚者造罪業。豈不大可惜乎。○倪正父曰。人生所食者三。一曰福。二曰勞心。三曰勞力。生承世業。卽享富足。是之謂福。至於身自營創。高者勞心。下者勞力。然勞心力而獲者。雖勤苦而無後患。若不勞心力而專藉福。福盡則一敗塗地。故世家子弟。資財旣盡。無能免餓莩者多矣。○張簡肅公有詩曰。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譁。○鄭西張先生訓子曰。甘自苦來。甘始可久。福由德致。福始可保。凡做大官做大功業的人。俱在貧困裏磨難出來。卽如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微時何等落寞。甘受虀粥惡衣之困。一味

只知讀書向學，後來際遇時，隨處盡職，俱做好官。凡禍福利害、榮辱進退，如浮雲過前，一毫不入其心。這皆是貧苦中養就來的。如今難道教你們尋箇貧苦來受？只就現在一意抑畏節省，只守布衣菽粟之分，存心讀書，與貧苦書生更加一倍精進，便是苦了。這不由得他人，俱是自擡舉自己做箇好人。不然，後來苦至禍至，恐難禁也。○羅念菴先生誡弟遂夫曰：節儉有數益。人當自食其力，無功過享，後必有災。先大夫暮年，非飯客不市肉，或以魚蔬飯客，未嘗不飽。先大夫且爾，況我輩哉。知守分，即他日處貧與賤，可無異望，可無怨尤，此一益也。省浮費以均僮僕，足其衣食，令免饑寒。元亮有云：此亦人子，可善遇之。恩結其心，緩急得濟，此二益也。妄用者多妄取。財者，人之命也，豈容以妄得之？得之以妄，彼必妄以相加，吾身危

矣授受之禮虔不能報勿受其施如施過情不責吾報必有非情之望隱於其中愼勿爽之廉恥不喪始名爲士此三益也同生天地即爲同氣不忍之心乃我生機然非財力有餘即惻隱不可全前在舟見汝以米濟溺者吾甚慶喜此心不忘去道何遠滅一滋味於食無損全一性命利人不細此四益也◎

脩飾屋宇故爲雕刻彩畫　費匠工一工即記一過【發】【明】造屋餙觀人情所不能免然如常人所居之屋則亦可矣何必倍費工料貲錢於無益也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尚恐羞之何以臺爲宋太祖崇尚節儉一日永康公主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吾當爲天下惜財豈可妄費帝王惜福如

此。奈何爲士庶者。反罔昧而無忌耶。○勞曾三曰。物力之艱。於今爲甚。而俗情夢夢。尚欲點綴繁華。揣其胷中。不過橫着體面二字耳。明道先生曰。人於外物。事事要好。只有自巳一个身與心。却不要好。嗟乎。身與心。所以不好者。良由事事要好而然也。思之思之。

儉重 陳恭公於潤州造一大第。皆用文梓爲梁。花石鋪砌。極其精華。第成而公巳病。但得肩輿一登西樓而卒。人因名其第爲三不得。謂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後果獻之於官。日久頹廢。夫丹楹刻桷。春秋爲貶然猶在君公宗廟之中。獨怪近世屋居華美。非必縉紳而然。雖商販之家。往往忘分而爲之矣。俗子以爲歎美者。識者必以爲深憂。今觀功過格明示戒詞。夫亦可儆懼矣。抑愚因陳恭公事。而尚有所與感者。竊觀農夫小民。所居狹陋。至求尺寸之寬展而不得。而

士大夫制爲游廊園屋層疊不已終歲空閉不得一假於人彼此反覯其爲作福虛靡即令未嘗雕畫不得謂非過也此雖功過格未及亦可以類推焉○李小有先生澹泊明志一書有云李德裕曰以吾平泉一草一石與人者非子孫也余謂富貴之家修飾園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樹怪石窮極志願而後已其得之也既難則其臨終之時必然眷慕而懼子孫之不能守也豈知子孫之賢不肖志趣逈別即千言萬語安能禁其不與人哉況富貴權力一旦屬之他人有欲不與人而不可得者其爲惑滋甚矣乃知無財可辦不貴難得之物亦使他日易於救斷不作愛想也○李文靖公自奉甚薄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雖頹垣傾壁絕不屑慮

戚屬咸勸公治第。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稾裝亦可治。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若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足棲息。安事豐屋爲。其素尙如此。○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垣第爲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時而居乎。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耶。

◎無端糾一飲食會。費百錢爲一過

徵事 蔡公龍陽歷官三十餘年。食淡衣素。無異寒儒。後晉少司馬歸。出見鮨魚異其早。其子烹以進。公大怒曰。此時魚價必高。窮口腹若此。非與吾共守家業者也。棄不食。蓋與常人言淡泊之功。未必能喻。若蔡公所謂守家業。非其易曉者歟。奈世又多

以為不在乎此。宜其貪淫日熾。而節操之不可問也
○破瓢道人吳少君日買兩錢菜飯不足。則餔糜。語
人曰。免我低眉向人。覺飽逾粱肉耳此語最有意味。

◎非禮剪裁。

士庶皆稱韋布。則知韋布而服紬帛。即為非禮。古人謂一片之紬。千蠶之命。故先王之制。除卿大夫及年老者。皆不得衣帛。然當時布皆麻織。不堪禦寒。若即有今日之布。先王必令卿大夫及年老者。皆衣布矣。乃今世人無不喜帛輕布。服一布衣。便若行一昧心事。惶恐不敢見人。此在一身。必招折福短壽之報。在天下。必為民貧賊亂之本也。○明英宗謂李賢曰。朕常膳飲食隨時。未嘗檢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趙太守題蠶婦圖曰蠶未成絲葉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爭得王孫見此圖。又蒐

萊公以綾帛賞妓。有詩曰。一曲筵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窻下。幾度抛梭織得成。字字剴切。大堪吟諷

徵事 宋太祖見永甯公主著翠襦。戒勿復爲此。主曰。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相效成俗。翠價必騰。小民販採。傷生必廣。汝生長富貴。當知惜福。豈可自造惡業。明太祖見遺綺寸許在地。召諸姬至。數以蠶事之艱。徵稅之費。勑嗣後不悛者斬。馬后再三澣之衣。終不棄去。常述漢文帝寵幸夫人。衣不曳地。以戒宮人。施愚山曰。觀此。則宮闈尚須儉樸。民間裁剪。能不折福

附錄 周百安與友書云。索某書者。但求舊聯四紙。便堪揮灑。綾縑皆不敢書。千絲萬絲織來。一筆兩筆塗去。某詩即不惡。字即不劣。亦不敢造此惡業也。

◎**相知偶聚過三品**

發明 王道崑曰。養生待客。

不宜多品。多品則多戕殺。不宜一。多品必多粗率。不宜二。多品必多費難繼。不宜三。能減則物品易足。不致傷生。一於心術宜。能減則肴核易辦。咸可精美。二於口體宜。能減則財用易給。遠訪者隨時可以相留。頻過者量力可以恒款。三於交際宜。張子韶曰。近日士大夫家。爭尚侈靡。相習成風。或一延客。酒皆名醞。物必奇珍。以至器皿之類。皆極華美。如此仕宦。安得不貪。貪則好貨取贓必矣。姚龍懷賓筵節味歌曰。古帝享天。籩豆十二。今之賓筵。每踰此數。賓尊勝天。主費踰帝。物命暴殄。物價騰貴。凡百君子。舉觴毋易。按諸公之言。槩謂延賓。不宜過費。而相知偶聚。益可知矣。

徵事 雲間張南山先生。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及午。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者。必留午餐。然止肉腐而已。今煩遠顧。須烹一雞。勿訝其菲。郡公忻

然飽去。世兩高之。○吳太宰嶽守盧州時。中丞南明王公廷守蘇州。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于鎮江。吳折簡徵王爲金山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招。將爲主延款我也。其具止是耶。吳曰。足我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爲。比至。命庖丁郎所載治具。相與論心話舊。盡歡竟日而還。前輩風範如此。信温公所謂物薄而情厚者耶。章楓山謂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尙。非也。聞薛文清公在家。官客往來。只一葷一素。酒三行。食飯而罷。又魏文靖在家。官客相望。留飯只一肉一菜。若二公者。可以法矣。

【廣義】陳幾亭曰。風云。每食四簋。小雅云。陳饋八簋。古之饗賢。以四爲隆。朝宴。以八爲極。况在士民而可踰之。因論姻婭新親。宜講款洽。乃世套

以為不可輕褻。禮貌既褥。舉行良艱。於是往來日稀。雖生平相對之密友。此時反成隔濶之親翁。俗情因昧成痴。通人豈可不略。凡糕糖花草人物。皆俗例浮費。一切罷之。率先導俗。詎非士君子之事歟。

附錄 徐伯同曰。明于禮義者。常病人之奢。溺於流俗者。常病人之嗇。病奢之言。必出於端人。不孫寧固。得志弗為等語是也。病嗇之言。必出於匪類。胡紘詰朱晦翁。因飯脫粟。遂懷憤論劾。語人曰。隻雞斗酒。山中未為乏是也。

◎狠籍米粒。

徵事 殷仲堪守東陽。食不兼味。粒米落席間。輒手掇噉之。每曰。貧者士之常。安可登枝而忘其本乎。○劉元真於終南道中。逢一貴人。呵從甚盛。元真問何往。答曰。某山神也。上帝以麥大熟。人不知愛。使降霆雨。收其半耳。既而果然。甚矣。米穀之當愛矣。

◎或戲或怒毀

壞一物件。毀他人物件者。爲五過。◎不惜一食物。不分人致其敗壞。◎一日養猫犬過厚暴殄人食。【發明】猫犬所食。不妨粗糲。不致其餓可也。嘉禾白粲。乃農夫所竭力耕耘而致之者。然農夫自食。每不敢望精潔。而富室大家以之畜養猫犬。無少敬惜之念。甚至嘉殽美味以佐之。不幾於愛物忘人乎。觀龍溝吳氏。以怒時持飯餵與猪喫。而身與猪立遭雷擊。上帝之寶惜人食如此。人亦可以警矣。◎一曰不愛惜水漿過用無度。【徵事】契貞先生李義範住北邨山元元觀。每入洛城。與蒙師李生往來。一日李忽詣先生曰。某受命冥曹。主給一城內外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不可久住。三日死矣。因曰。人生用水。不

過日用四五升。過此必減福折算。切宜慎之。

◎冬春行野踐履菜麥之田。無心謹避。

◎春日任意折損花枝。無所愛惜。

徵事 周茂叔先生庭草不除。人問其故。曰。與自家生意一般。司馬文正公與人書曰。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使遂其生耳。每見人家當花蘂盛發時。髡禿之而罔恤。事雖極細。其無仁誠之心可知。

◎園菓未可食。漫嘗棄地。

◎汚穢一字紙。

廣義 張邑翼不敬字格。戒紙劄雜亂。書寫狼籍。戒遇有不便。心知不可。姑以字紙雜用。戒坐處不置甕簏。收貯廢紙。待時焚化。致飄散穢處。戒袖裏襪間。猝然投納。竟致遺失。必一一遵其諸戒。庶無犯於汚穢之條。

◎一不可留字迹不爲燒化扯裂粉碎發明張格戒臨文作稿過即成團抛棄戒殘箋剩字、入口嚼爛吐棄、同此條意、◎燒化字紙灰。不置鑪另貯同雜穢入穢處。發明張邑翼曰、惜字加名曰敬。蓋不以形迹循例爲能惜。而必以心能珍重爲眞惜也。王沂公父爲宣聖嘉予。以其能香湯洗燒。近年西冷袁上珍葽械見王大君。責以焚燒穢字之罪。非以其惜而不知敬乎。徵事槎溪朱甯約、字士豐。留意入法鏡進末艾、康熙乙丑二月、以微疾亡。其知交爭集哭之、忽甦、語諸人曰、吾壽該四十二、以平日勤於學字、隨意焚燒、散棄其灰、不珍惜陰司錄爲過、減去五年、故今三十七、卽當死也、幸諸君識此事、毋輕忽字紙灰言訖、仍瞑目逝、◎見僮

僕婦室不誠諭細檢字紙。廣義張格又有云、不禁戢家人私將舊文殘卷貨賣收擔紙店者所值十文為一過、拚碗器物同論、又云、不禁婦女竊取字紙剪樣拭物、一幅為一過、皆是帙所遺略可採而補入也。

◎見遺字不顧附錄文昌帝君諭惜字紙文、略云、士之隸吾籍者皆自敬重字紙中來。予竊怪今世之人、名為知書而不能惜書故有平生苦學雞牕。而場屋之中。竟以失韻誤字。例為有司所黜。終不得一掛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鑒也。今特申明此事。期諸士知而戒之。顧惜而敬重之。此即功名之梯級。而父母責望之門也。

◎見鄉村字紙糊窗漠不為念。